

福建文化

第三卷

第十八期

李卓吾專號

卷頭語.....	陳文淵
李卓吾底性格.....	朱維之
李卓吾與新文學.....	前人
李卓吾底思想.....	前人
李卓吾年譜.....	鈴木虎雄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發行

福建文化 第三卷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出版

每册另售大洋一角四分

預定全卷八期連郵一元

(本誌每八期爲一卷，即自第一期至第八期爲第一卷；自第九期至第十六期爲第二卷；自第十七期至二十四期爲第三卷，以下順推)

本期特價大洋二角 (預定全卷者不另加)

卷頭語

陳文淵

這一期福建文化的研究已經轉入一個新的時期了。從普通的，散漫的進而為有系統的研究。兩三年來我們想要發刊朱熹專號，可惜朱子故鄉——尤溪——的考察為着地方不靖的緣故，尙未能實行，所以對於考察方面還沒有什麼特殊的貢獻。現在我們的眼光漸由閩北移到閩南，我們想到興化，德化，泉州搜求些古代文化的遺跡，此舉是比較地容易。在歷史上泉州的人物很不少，本期福建文化所以獨出李卓吾專號，據我個人的推測應該是有下列的三種的原因：

第一 李卓吾的性格是中國近代南方文化的結晶，最足以代表福建人——尤其是閩南人的特性。從心理學的眼光來看，中國北方民族是『外傾性』Extrovert的，南方民族是『內傾性』Introvert的。孔子代表北方，老子代表南方。外傾性的人長於政治，軍事，極能順適環境。內傾性的人長於文學，美術，多與環境抵抗。歷史告訴我們，文化的進步，學術的昌明，實有賴於反抗與懷疑的精神。中國人數千年來總是守『先王之法』，對前賢稍持異議，即視為大逆不道。中國文化所以成為靜止的文化就是為着這個緣故。福建人本富抵抗的精神，滿清入關，抵抗最力和最久的是福建。在思想方面，李卓吾敢懷疑孔聖人，敢說人之不敢說，敢推翻帝王的信仰，千古以還只有他一人，恐怕不及。顧炎武說：『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



卷頭語

於叛聖者莫甚於李贄』紀曉嵐說：『贄非聖無法敢爲異論，爲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說』。從這種的毀謗，足見李卓吾的反抗精神。究實他何嘗是叛聖，他是反對以古人的思想爲思想，不肯向內自求，他說：『前三代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數千年來中國學術疲敝的癥結，卓吾一語道破。

第二 李卓吾的思想爲一種文化接觸 (Cultural Contact) 的產物。他的思想的蕪新好像是曾受過西方文化的影響。泉州爲中國和西方文化接觸最早的地方，在唐，宋，元，明時代，已稱爲世界三大商港之一。從歐洲，亞刺伯，印度等處來的商人都薈萃着這個地方(註一)。李卓吾的思想也許曾受過西來文化的洗禮，也可算是介紹外來文化的一個人。他對於男女平等的觀念，不但在數百年前的中國是爲創見，恐怕在印度也沒有這樣的思想，當時有女人來聽法，他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豈可乎？且彼爲法來者男子不如也』。這種的觀念或且是從吸收外來文化，不知不覺湧現出來的。李卓吾的思想是超時代的，他解釋佛說，獨具卓見，對於舊文化不但揭破其缺點，而且有相當的貢獻供給那時代人的需要。所以政府儘管焚他的書，而閱他的書和受他的思想影響的人反增多起來。吳虞李卓吾別傳引陳明卿語：『卓吾書盛行，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凡案間非卓吾不適，朝廷雖禁燬之，而士大夫則相與重錄，且流傳於日本』(註二)。這足見卓吾思想的影響之

一斑。

文化進步靠着接觸，由接觸引起衝突，從衝突而有調和。惜李卓吾之後繼續無人。西方文化雖由外人漫漫輸入，然而政府壓迫摧殘唯恐不力。最近幾十年，閩人嚴復，林紓介紹西方思想與文學纔引起中國思想界與文壇的革命。我們若說李卓吾是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晨星也未始不可。讀者假使細閱本刊朱維之先生的李卓吾底性格，李卓吾與新文學和李卓吾底思想要覺着我剛纔所說的許多話不全是謬見了。

第三 李卓吾對於故鄉和生死的態度也很值得我們的注意。上面已經說過李卓吾的性格是內傾的。內傾性的人對於死生的觀念至為淡泊，故多能冒險，不願株守故鄉。在歐洲英國人是內傾性的（註三）。所以向外冒險的人獨多，太陽所照的地方莫不見有英國的國旗。中國南方的人向外發展也獨多，尤其是閩，粵兩省。李卓吾雖生長於泉州，不戀戀於故鄉，漂泊各地，入大理之雞足山閱藏經不出，又對友人說：「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餘日，何必，故鄉也」，最後他在獄中自殺。吳虞說：「卓吾之於生死泊然無累由其得力於佛學深也」。佛學影響卓吾固大，唯是根據近代心理學的研究，極端外傾性的人多殺人，極端內傾性的人多自殺。屈原，李白都是南方的詩人，也都是極端內傾性的，故也都自殺。老子的最後，太史公說他「不知所之」，或許也是自殺，雖非自殺和自殺却也無異。

末了，福建民族的特點是：（一）獨立創作的思想，（

卷頭語

二) 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三) 向外冒險的精神。這三點都在卓吾身上表現出來，可是在現在福建民族裏，這些特點已經漸漸泯滅，還是在東隣日本民族裏頭，尙可以看出一點卓吾人格影響的遺留。所以我們出李卓吾專號也不爲無因。

註一 參閱史學年報第一期張星燠的中世紀泉州狀況和馬哥保羅遊記

註二 見吳虞文錄明李卓吾別傳所引

註三 參閱William McDougall: National Health And National Decay

李卓吾底性格

(一)

關於李卓吾底生平，已經有吳虞底明李卓吾別傳（見吳虞文錄卷下），有黃雲眉底李卓吾事實辨正（載金陵學報等二卷第一期），最後，還有鈴木虎雄所考證的李卓吾年譜（即拙譯），所以我在這裏不必贅述他底生平事實，只把他底性格來考察一下。因為有他那樣的性格，所以會釀成成生之悲壯劇。

由他底許多名字看來，便也可知道他性格底一部分。我現在姑且把他底姓名字號抄錄在下面，並說明其取號底意義。他名叫：

李贄，（原名李載贄）

卓吾，又稱篤吾，（因為閩南卓，篤二字同音）

溫陵，（他二十九歲時，為河南共城教官，居百泉，便想他底故鄉泉州是『溫陵禪師福地』因號溫陵居士）

百泉人，及百泉居士，（遊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

李卓吾底性格

又泉而官，泉與吾有夙緣哉！故自謂。）

宏甫。或宏父，（他四十歲，爲禮部司務時，有志學道，有人對他說：『子性太窄，苟聞道，當自宏濶』，卓吾曰：『然』，因自號。）

思齋，（他四十四歲時仍在禮部，潛心道妙，憾不起白齋（卓吾底父親）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

禿翁，（梅衡湘底孫子參同契序裡這樣稱他，因爲他在六十二歲時落髮出家）

龍湖師，老子，瞿曇，李長者，（這些尊號，或綽號，都是別人尊敬他的稱呼）。

（二）

李卓吾性格底特點就是個性非常之強，不肯輕易屈服。嚴如秋霜，峻如絕壁巉巖。好高而好潔，其人格真如冰雪。他底自贊是一篇幽默的小品，全篇引在下面：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詞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見親熱。『其與人也，好求其過而不悅其所長。其惡人也，既絕其人，又終身欲害其人。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與物忤，口與心違』。其人如此，鄉人皆惡之矣。昔子貢問夫子曰：『鄉人皆惡之何

李卓吾底性格

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開頭六句是自述其個性之強，中間『』括弧內的句子，當是人家冤枉他的話，當他鬱憤時，幽默地說出來，並且說自己是可殺的。人家不能了解他而詆毀他，他却不屑自辯，你們說我壞，我就壞；要你們這班俗子說我好話幹嗎？例如當時人家說他是異端，他便自認是異端，並且還覺得掛空名不好，索興落髮而取異端之貌。答焦漪園（焚書卷一）說：

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爲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

其與曾繼泉書也說：

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

他不但爲了個性之強，而致有家棄家，有髮棄髮；並且有官棄官，有安樂棄安樂呢。當他做滿了姚安太守三年之後，便決定辭官專一心於學問，但上司們却因他政績好，要上奏遷升他，百計挽留，可是他說：『去卽去耳，何能顧其他？』這句話已經表現十分堅決了，上司們還是不許；於是他沒法，只得到大理雞足山去看大藏經，丟下政事不管，終于棄官而隱。後來在黃安受耿天臺司寇底優待，天臺特別修整「天窩」精舍給他住，可以給他安樂一生，並且耿氏官大而有學問，來往的人和聞名的人很多，那些人都尊敬卓吾，非常榮耀；可是因爲學說上有不相合處，便離開了「天窩」的安樂生活而去。不但這樣，他連死也不在乎呢。他在五死篇中說：『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

李卓吾底性格

已者，以洩怒也』。這個信念有沒有實踐？有。他被張問達彈劾而冤枉被逮入獄之後，馬經綸竭力替他奔走辯白，等到事情弄到水落石出，將宣告無罪時，他却拿刀來自殺。這個自殺不是弱者失望的自殺；而是強者「洩怒」的自殺。

個性之強，是革命家的性格。卓吾雖然出了家，却有十足的革命家底資質。他底倨傲而不肯屈服，乃是對於壓迫者底反抗，對於朋友和受壓迫的却非常同情。

他在預約——感慨平生條裏說他自己一生不受管束，盡與上司忤觸。他說：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爲墨難盡寫也。爲縣博士，卽與縣令提學觸；爲太學博士，卽與祭酒司業觸，如秦，如陳，如潘，如呂，不一而足；司禮曹務，卽與高尙書，殷尙書，王侍郎，萬侍郎盡觸也。

然而他並不懷偏見，不說在上位者，或強者富者都是壞的，他看衆生都是平等的。一讀他底高潔說便可明瞭：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

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爲大人王公無不賓也。

能下人，故其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人者，固言天下之極

李卓吾底性格

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

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故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

這樣看來，他底個性之強，是由於他有獨特的眼光，他並不輕信人言，並不人云亦云。一種新學說叫他信仰是不容易的；然而一經他信仰，便有非常的力量，如山一般，挪移不開了。在他底復鄧石陽書（焚書卷一）中說：

其爲人倔強難化，如此，始焉不肯低頭，而終也遂爾稟服師事。因其難化，故料其必能得道；又因其得道，而復喜其不負倔強初志，如此而已。

原來求真理（得道）非有倔強難化的性格不可，否則便是淺薄之流，沒有三天的真理。卓吾之所以絕不盲從，甚至於說孔子底話也不是絕對不錯的。他底答耿中丞說：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然後足也。若必待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故爲願學孔子之說者，乃孟子之所以止爲孟子。僕於痛憾其非夫，而公謂我願之歟？且孔子未嘗教人之學孔子也。使孔子而教人以學孔子；何以顏淵問仁，而曰『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也歟哉？何以曰『古之學者爲己』又曰『君子求諸己』也歟哉？

他並不反對孔子，他是相當地欽佩孔子的，因爲他能夠自己求真理而不庇於人。孟子爲什麼不如孔子？因爲他『願學孔子』，被他罵爲『非夫』。

大概個性強的人，都是快口直腸而憤激過甚的。這樣的

李卓吾底性格

人，對於真理的貢獻是大的，對於文學的貢獻也是很大的；只是對於處世是不利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在二十分識裏說：

子謂：我有五分胆，三分才，二十分識，故處世僅僅得免於禍；若在參禪學道之輩，我有二十分胆，十分才，五分識，不敢比於釋迦老子明矣。若出詞爲經，落筆驚人，我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胆。嗚呼，足矣，我安得不快乎？

(三)

卓吾底生平最引起人家注意的就是他底死——受了惑世誣民的罪名而在獄中自殺。這個死和希臘哲人『蘇格拉底之死』是很相像的。

蘇格拉底也是因爲有獨特的性格，自信過甚，而思想急進，打破一切因襲的束縛，結果是受了誣惑青年，危害國家的罪名而服毒於獄中死的。卓吾是七十六歲，蘇格拉底是七十歲，這兩位禿頭而帶長鬚的老翁，都是因爲思想高邁而影響又極大的緣故而遭冤死的。

沈瓚底近事叢殘說卓吾有從者幾千萬人，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之，後學如狂云云；這也和蘇格拉底當初在雅典街頭被一班進步的青年所包圍是一樣的情形。一個在東方壓倒同時代的許多學派（詳見下面思想之篇）一個在西方壓倒同時代的一切 Sophist。

李卓吾與新文學

(一)

李卓吾是十六世紀的人物（他生在明世宗嘉靖六年，即公元1527年；死在神宗萬曆三十年，即公元1602年），他底時代和我們相隔四百年；他底文學主張，却和二十世紀的我們新文學運動相一致。這位偉大的先驅者實在是值得我們紀念的。他頭腦底清晰，他眼光底銳利，正是十六世紀文學批評界底光榮。

自從周作人底有名的演講辭，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印行之後，兩三年來引起很大的影響，就是使我國讀書界趨重於小品散文，並且重視明末清初底散文。袁中郎全集重印出來了，袁氏同時及其追隨者底散文選集也續續重印出來了。因為周作人自己是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分子，並且是新散文底樹立者，他底散文早已傳誦於青年讀書界了；所以他底話影響很大。他說，他屢次說；『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又說：『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

李卓吾與新文學

的』。他說今天的文學運動是從明末起的，不過中間經過清的反動，到現在又復熾起來吧了。我對於這個觀察，很覺得興趣；這裏所要說的李卓吾與現代新文學底關係處也就在此。

所謂明末的文學運動，就是指公安派和竟陵派底反對復古，對於弘治年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間李攀龍王世貞等後七子底復古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實際上揭出叛旗更早更鮮明的，倒是李卓吾。現在先把周作人介紹公安派的演講辭引用於下：

對於這復古的(前後七子)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裏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의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要清楚一點。理論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敘小修詩內，他說道：

李卓吾與新文學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尙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以爲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爲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準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不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爲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而騷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釘鉅之習者以

李卓吾與新文學

流麗勝，釘釘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於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其奇則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爲不以根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於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過去的文學所走的全非正路，而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的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

因為他們是反對前七子的復古運動的，所以他們極力的反對摹仿。在剛才所引中郎的雪濤閣集序內，有着這樣的話：

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會，棄目前之景，據腐濫之辭，有才者絀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驕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羞哉！

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眼光，批評他的「優人驕從，共談雅道」，爲有封建意味，那是時代使然的。他的反對摹倣古人的見解實在很正確。摹倣可不用思想，因而他所說的這

種流弊乃是當然的。……

伯修(宗道)的見解較中郎稍差些。在他的白蘇齋集的論文中，他也提出了反對學古人的意見：

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衣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殺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論文上)

……有一派學問則讓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強欲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鉅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曳白矣。

……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成見，苞塞之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學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

李卓吾與新文學

論文下)

這雖然一半講笑話，一半控苦人，其意見却很可取。從這些文章裏面，公安派對文學的主張，已可概見。對他們自己所作的文章，我們也可作一句總括的批評，便是：「清新流麗」。他們的詩也都巧妙而易懂。他們不在文章裏面擺架子，不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過前後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們的好處來。

由上面所引的這麼一大段看來，一方面可知明末新文學運動的主張，是和我們的相差不遠；一方面也可以借它來說明卓吾底地位。公安派主張是由于卓吾底啟發而來的，因為這些主張，卓吾都已過說。

上面所說公安派底文學主張要點是，①「信口信腕，皆成律度」，②是不剽襲古人，③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④文章要有真實的內容。

關於第一點就是李卓吾所主張的「自然說」。他在讀律膚說裡說：

……拘於律則爲律所制，是詩奴也，其失也卑，而五音不克諧。不受律則不成律，是詩魔也，其失也亢，而五音相奪倫。不克諧則無色；相奪倫則無聲。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

又非於情性之外，復有所謂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徹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

李卓吾與新文學

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沉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然則所謂自然者，非有意爲自然而遂以謂自然也。若有意爲自然，則爲矯強何異？故自然之道未易言也。

這話豈不是把「信口信腕」，何以「皆成律度」的道理說得十分詳盡嗎？這「自然說」是卓吾底主要思想，是他底人生哲學，也是他底政治哲學。他這個學說之於當時的文學運動，也就好像是盧騷底「返於自然」，之于西洋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一樣。

關於第二點，不剿襲古人，就是卓吾所說的「不求庇於人」。他在別劉肖川書裡說：

……大人者庇人者也，小人者庇於人者也。凡大人見識力量與衆不同者皆從庇人而生，日充日長，日長日昌；若徒蔭於人則終其身無有見識力量之日矣。今之人皆受庇於人者也。……爲文章則求庇蔭於班馬，種種自視，莫不皆自以爲男兒，而其實則皆孩子而不知也。豪傑凡民之分，只從庇人與庇蔭於人處識取。

在他底童心說裡有說：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爲水滸傳，爲今之舉子業，大賢言聖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這話已近於第三點，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了。關於這一點，影響於最近的中國文學史書最大。清焦循在劇說

李卓吾與新文學

裏紹述這一說，王國維因之而確固其對於元曲的信仰。最近許多編文學史的，復因之而爲編中國文學史底標準。他又在時文後序裏說：

然以今視古，古固非今；由後觀今，今復爲古。故曰：文章與時高下，高下者權衡之謂也。權衡定乎一時，精光流於後世，曷可苟也？夫千古同倫，則千古同文，所不同者，一時之制耳。故五言興，則四言爲古。唐律興則五言又爲古。今之近體既以唐爲古，則知萬世而下當復以我爲唐無疑也。

關於第四點，就是說文章要有真實的內容，在李卓吾說來更覺津津有味。——他是說『童心』：

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聖人又何用多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爲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抵；著而爲文辭，則文辭不能達。非內含以章美也，非篤實生輝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夫既以聞見道理爲心矣，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言雖工，於我何與？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蓋其人既假則無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無所不假，則無所不喜，滿場是假，矮場何辯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於後世者，又豈少哉？（童心說）

李卓吾與新文學

這裏所說的「內含以章美」「篤實生輝光」者，就是真實的內容。有自己要說的話，不是替古人作留聲機器。天下之至文，都是真實的人生之表現。他又於復焦弱侯書中說蘇東坡底文章就是他底為人。這話和兩百年後法國標風 Louis Leclere Buffon (1707—1788) 初入翰林院時，那句有名的演說詞一樣。那名句就是說「文即其人」(Le Style est de L'homme même) 爲後世歐美批評家所贊賞不置的。卓吾底話是：

蘇長公何如人！故其文章自然驚天動地。世人不知，祇以文章稱之；不知文章直彼餘事耳。世未有其人不能卓立而能文章垂不朽者。

這話何等透徹，堅決。再參看上面所引情性即自然的話，便更加明瞭「文即其人」底意義了。

他在雜說裡論西廂記和拜月亭時，有一段說：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奇數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爲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

由這段文章看來，文學作品不該是作出來的，而應當是像噴火山一樣噴出來的了。

李卓吾與新文學

(二)

上文說過了公安派底文學主張是由卓吾啟發的，公安派底文學運動是由卓吾指導的。怎見得呢？下面便要說明公安袁氏如何受李老底啟發和指揮底事實。

袁中郎於萬歷十六年中了舉之後，便和兄伯修開始談性命之學。十七年考不上進士，便回來和伯修朝夕談道，索華梵諸典，茫然不甚明達，過了兩三年忽然大豁，著爲金屑一書。於十九年（那時李卓吾已是六十五歲的老翁了，但李老底學說已震驚天下人之耳目）。聞李卓吾到武昌住在洪山寺，便去質問請教。李老一見便十分贊賞，留他同住同遊三個月還捨不得他去，終於依依不捨地送他過江，臨別吟詩道：

疏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草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自武昌渡江宿大別）

這三個月中，自然都是會心的話。一個聰明善悟的青年，和一個精深博大而感化力極大的老學問家在一塊爲忘年的深交，能不受深刻的影響嗎？

萬歷二十年中郎考上了進士，二十一年又去訪李老，那時李老在龍湖，來訪者是中郎兄弟三人，和王以明，龔散木。這一次五人留住十天。中郎底別龍湖師八首底第一首說。

『十日輕爲別，重來未有期。出門餘淚眼，終不是男兒。』爲什麼要『出門餘淚眼』呢？自然是因爲捨不得導師底教訓。這一次李老批評他兄弟說：『伯也穩實，仲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然至於入微一路，則諄諄望之』。（袁中郎先生傳中語）可見李老曾着實不客氣地教戒他們了。

除了這兩次底訪問之外，中郎也常常設法來會的。甚至有時被風雨阻隔而心中悶悶。他有兩首詩，題目是『余凡兩度阻雨冲霄觀俱爲訪龍湖師戲題壁上』說：

江樹蕭森江水長，今潮風雨又瀟湘。冲霄道士迎門揖，笑指看花前度郎。

我從觀裏拜青牛，忽憶龍湖老比邱。李贄便爲今李耳，西陵還似古西周。

又一首阻雨道：

雲霄極目古亭州，江上淒其感昔遊。天下文章憐爾老；瀟湘風雨動人愁。雲眠楚國黃泥坂；潮打巴陵青雀舟。敢向乾坤尋勝覽，祇因李耳在西周。

由此可見其崇拜李卓吾底程度了。他稱卓吾爲老子，自己一定是比做孔子了。因爲中郎本來是非常驕傲的，伯修勸他稍斂鋒芒，他却說：『鳳凰不與凡鳥同巢，麒麟不與凡馬伏櫪。』然而他對於卓吾却五體投地般佩服。看下面兩首中郎的詩，便知道卓吾給他的印象是如何深的了：

送王靜虛，訪李卓師

天地愁結成，聖賢愁眷屬。舉眼皆針鋒，何處可容足？儒生有毛病，道理充窮腹，百慮堆作城，萬想鍛成獄。突有大妄人，手持無羽鏃，欲解大地羅，先肆瀟

李卓吾與新文學

天毒。扇海作洪鐘，燎山煮精玉。何不觸其噴，懸崖求所欲。

得李宏甫先生書（焚書）

似此瑤華色，何殊空谷音。悲哉擊筑淚，已矣唾壺心。跡豈焚書白，病因老苦侵。有文焉用隱，無水若爲沉？

又，他給卓吾底信中有說：

幸牀頭有焚書一部，愁可以破顏，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有便莫惜佳示。

並且焚書就在萬曆十九年，中郎初次來訪的那一年刻的，中郎當它是空谷音，是愁病時唯一的安慰者，並且自白說「甚得力」，當然不是卓老受中郎的影響，而是中郎受他底感化了。

(三)

以上敘說李卓吾對於公安派文學運動底響影，都是關於詩文方面的。但李卓吾還有一方面的影響，是公安袁氏所未曾染指，而後來影響到陳眉公，金聖嘆的，就是對於小說戲曲底批點評註。現在我們只知道金聖嘆是中國的小說戲曲提倡者，是新文學批評的先驅，却不道李卓吾是更偉大的先驅者。

周作人新文學源流第三講開頭說：

以袁中郎作爲代表的公安派，其在文學上的勢力，直繼續至清朝的康熙時代。集公安竟陵兩派之大成的，

李卓吾與新文學

上次已經說過，是張岱，張岱便是明末清初的人。另外還有金聖嘆（喟）李笠翁（漁），鄭燮，金農，袁枚諸人。金聖嘆的思想很好，他的文學批評很有新的意見，這在他所批點的西廂水滸等書上全可看得出來。他留下的文章並不多，但從他所作的兩篇水滸傳的序文中，也可以看得出他的主張來的，他能將水滸西廂和左傳史記同樣的當作文學書看，不將前者認為誨淫誨盜的東西，這在當時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這一段話可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見。但在金聖漢底時代，水滸西廂和左傳史記同樣的當作文學書看，固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在李卓吾時代豈不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其實金聖漢底思想，全不能超出李卓吾，並且還不如卓吾那樣眼光遠大呢。例如金聖漢所批點的七十一回水滸，就是把李卓吾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刪去五十回，加上一回結束的。聖漢所欣賞的水滸等，只在於文章的價值；而卓吾於文章的價值之外，並能看到社會的價值。

且把卓吾對於水滸西廂底意見與工作來考察一下。他在童心說裏說：

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爲六朝，變而爲近體，又變而爲傳奇，變而爲院本，爲雜劇，爲西廂曲，水滸傳……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

這是他把水滸西廂和先秦的散文，六朝的詩歌同樣地當作古今之至文。聖嘆能超出這種思想嗎？我們能超出這種思想嗎？他底雜說是一篇評西廂琵琶的文章：

李卓吾與新文學

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所謂畫工者，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而孰知天地之無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長，百卉具在，人見而愛之矣，至覓其工，了不可得，豈其智固不能得之與？要知造化無工，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誰能得之？由此觀之，畫工雖巧，已落二義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語文，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於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嘆，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於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僅如是，何足怪哉？

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此化工之於物，其工自不可思議。……予覺斯記，想見其為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中庭月下，水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無賴，試取琴心一

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依他看來，西廂拜月都是發憤之作，有無盡藏的含蓄。那末水滸傳便更是發憤之作了。他底忠義水滸傳序說：

……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憤二帝之北狩，則稱「大破遼」以洩其憤。憤南渡之苟安，則稱「滅方臘」以洩其憤。敢問洩憤者誰呼？則前日嘯聚水滸之強人也。欲不謂之忠義不可也。……

這裏既說是發憤之作，並點出「忠義」二字，以下便解釋一百單八人何以都是忠義的，又說爲國君者，賢宰相，軍人等都不可不讀水滸，好像說是治國的大教科書了。這就是卓吾意中的社會的價值。

關於李卓吾批點西廂水滸底工作，近人頗有疑詞。然而這種疑詞都不能妨碍卓吾底功蹟。這裏且把這些疑辭檢察一下。最初是周工亮底書影，說卓吾所批點的書，都是葉文通所假託的，他說：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甲子乙間（康熙二十三，四年即1684，85）遊吾梁。

最近是胡適底水滸傳新考（即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百二十回的水滸底序）裏說卓吾底忠義水滸傳是人家假託的：

李卓吾與新文學

李贄（卓吾）死在萬曆三十年（一六〇二），年七十六。今世所傳忠義水滸傳，大概出於李贄死後。因為他愛批點雜書，故坊賈翻刻水滸傳，也就借重這一位身死牢獄而名譽更大的名人。日本岡島璞翻刻的忠義水滸傳，有李贄的『讀忠義水滸傳序』一篇。此序雖收在焚書及李氏文集，但焚書與文集皆是李贄死後的輯本，不足為據。此如三國演義之有金聖嘆的『外書』，似是書坊選家的假托。若李氏批點本水滸傳出在一六〇〇年以前，胡應麟藏書最多，又很推崇水滸傳，不應該不見此本。故我疑心李氏批點本是一六〇〇年以後刻印的。大概去李氏之死不久，約當一六〇五年左右。大概郭本流傳不多，而閩中坊賈刪節的本子却很盛行，當時文學家如胡應麟之流，都曾感覺惋惜，於是坊賈有翻刻郭本的必要，遂假托於李贄批點之本。試看岡島璞翻刻本所保存的李贄批語，與百二十回本的批語，差不多沒有一個字相同的。如第二回，兩本各有十幾條眉批，但只有一條相同。兩本同是所謂李贄批點本，而有這樣的大不同，故我們可以斷定兩本同是假托於李贄的。

由這兩節疑詞看來，非但不妨礙李贄對於諸書評點的功蹟，反足證李贄提倡小說戲曲影響之大，足見得李贄底批本出來之後，因為風行之故，坊賈便托名翻刻了。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依胡適考定已有十多種，其他不曾流傳下來的還多着呢。我們不能說因有別家的假托便斷定說李贄沒有批點過水滸等書。況且這十多種中間，有的托名李贄，

李卓吾與新文學

有的假托爲古本，而托名李贄的却都是標準的水滸，而且是差不多的呢。（眉批或者是坊賈後來增刪的。）

李贄喜歡批點雜書，這是胡適也承認的；另外在卓吾底與焦弱侯第二十一書中有說：

焚書五冊，說書二冊，共七冊，附友山奉覽，乃弟所自覽者，故有批判，亦願兄之同覽之也，是以附去耳。外坡仙集四冊，批點孟子一冊，並往請教，幸細披閱，仍附友山還我。……水滸傳批點得甚快活人。……西廂，琵琶塗抹改竄得更妙，……李氏藏書……此書弟又批點兩次矣，但待兄正之，乃佳。

這是證明他曾批點過水滸等書，至於出版年月，我却相信是在他死後，如胡適所說的。一百二十回本所載楊定見底小引是可靠的。因爲他出言非常誠懇。他原是絕對崇拜李贄的人，卓吾在龍湖隱居時，是他無微不至地侍養的，還替他修寺院，造藏骨塔等。這樣忠實的信徒所傳的書，自然比較靠得住。不過一百二十回本頭上的發凡十條却不像全是卓吾做的。總之：一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水滸縱不全是卓吾所批點的本子，也相差不遠了。縱使批語有異，而本子却相近，後來金聖嘆也根據了這本子的。

至於其他經卓吾批點的小說戲曲本子，雖不能一一加以考證；但他在這方面影響之大是可驚的無疑。

（四）

楊定見底水滸傳「小引」頭上說：「吾之事卓吾先生也，

李卓吾與新文學

貌之承而心之委，無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闕弗闕。或曰狂，或曰癡，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廣，書益播傳。卽片牘單詞，留向人問者，靡不珍爲瑤草，儼然欲傾宇內，猗歟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爾胸中，則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遊吳，訪陳無異使君，而得袁無涯氏。揖未竟，輒首問先生，私淑之誠，溢於眉宇，其胸殆如有卓吾者』。陳明卿說：『卓吾書盛行，咳唾之間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不適，朝廷雖禁燬之，而士大夫則相與重鐙，且流傳於日本。』馬經綸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書裏說：『海內傳先生刻書，若陝西刻南詢錄，長蘆刻龍溪集，徽州刻三教品，濟寧刻道學鈔，永平刻道古錄，山西刻明燈錄，此皆素與先生不相識面之士夫，喜其書，而樂梓之，先生不知也。又况書坊覓利之人，見其刊之獲厚賞也，每竊得先生抄稿，無有不板行者矣。總計先生平生著述，見刊傳四方者，不下數十百種』。由此已可見卓吾底書是如何風行一世的狀況了。馬經綸所說的數十百種是卓吾未死之前刊的；在卓吾死後做刊，翻印，假托的更多，卓吾底文學影響可說是得未曾有了。總之，卓吾在詩歌散文方面底主張影響到袁中郎一派，中間雖經過清代底反動，但於五四之後，他底精神又復活了。（我覺得讀魯迅底散文也好像是讀卓吾底，雖然魯迅不是模倣。）又在小說戲曲方面底評論影響到金聖嘆，又在我們不自覺中影響到我們。若是卓吾生在現在的文壇，必定是我們更偉大的領首了。——一九三五，二，十。

李卓吾底思想

(一)卓吾思想之現代的精神

卓吾不但在文學主張上具有現代的精神；在思想方面也具有現代的精神。卓吾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當比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重要。他底文學主張是從他根本的思想中產生出來的。他固然是一位有卓見的文學批評家；但他確是一位更偉大的思想批評家。在文學方面，他有了袁中郎和金聖嘆等的後繼者；但在思想方面却沒有承繼人。有之，也當算在四百年後的五四運動。如陳仲甫，吳虞等，或者可說是得了卓吾思想底精神。——吳虞文錄中有李卓吾別傳，可見他是深深地佩服卓吾的。卓吾思想底精神，就是要自己抱有二十分胆識去尋求新的真理，同時不盲從古人底思想，用批判的眼光去評價古人底思想。

不但在中國新文化運動裏有李卓吾思想底因子，就是在日本明治維新運動裏，也有李卓吾思想底成分。吉田松陰是明治維新時的志士，也是烈士。他對於日本新文化底貢獻是非常大的，現在日本底新教育家，都時常在紀念他。

李卓吾底思想

凡是談明治維新的，沒有不敬仰吉田松陰。然而他却是深深私淑李卓吾的人，李卓吾底思想精神在他底血脈裏鼓動着，所以能夠做出那樣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凡是研究吉田松陰的，都要景仰李卓吾。兩年前出版的廣瀨豐底續吉田松陰之研究一書，其第二章爲李卓吾之學業，第三章爲李卓吾之事蹟。現代人之研究李卓吾而有詳細的著述發表的，恐怕是松陰底研究者廣瀨豐了。其後，繼起而作更詳細的考証的就是鈴木虎雄底李卓吾年譜。這些研究，一方面固然是隣邦學者底熱心與認真；一方面是因為李卓吾對於他們明治維新以後的新文化，新思想有極大的關係。

爲什麼卓吾底思想會影響到我們現代的新思想呢？不外手因牠具有現代的精神。關於卓吾思想中現代的精神有下列幾點：

第一，是他解放的思想：——

我們東方諸民族，思想發達得很早，可惜後代思想界不長進。不長進的地方就是泥古，就是盲目地服從古人底思想，把古人底思想來做繭自縛。這種束縛一天不解放便一天不能長進。卓吾底卓見，就在于此。例如道學先生們堅信六經語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們後世人底思想不可跨出六經語孟底電池一步。可是卓吾說：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濶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于書，後學不察，便爲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

李卓吾底思想

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

——童心說

這些話在當時是要有二十分胆，二十分識才能說出來的。又如舊禮教束縛了男女婚姻之緊，誰都以爲是應該的。卓文君和司馬相如底婚姻，從漢以來大家都以爲是不正當的，因爲不是父母之命；可是卓吾却說她是善擇佳偶。他說：

方相如之客臨邛也，臨邛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羅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然則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其時卓氏如孟光，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聽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不如早自決擇，忍小耻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鳳求凰。安可誣也？——藏書，文學儒臣司馬相如

第二，是他能包涵的思想：——

因爲他底思想是解放的，所以能夠包涵。假道學者因爲不解放，廬於一端，深抱門戶之見，所以不能包涵，不能吸收外來的思想，也不能容納新的意見。

李卓吾底思想

卓吾好高好潔，不能容納那班倚勢仗富的人和趨勢諂富的人；然而除了這些人之外，縱有片言寸長，就是隸卒人夫也要拜納的。（見焚書卷三高潔說）你看他四方求友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要促進或改正他底思想。（見焚書卷二與曾中野。）

他不但能包涵一切新而正確的意見；也能包涵所謂異端的學說。那時所謂異端者，就是二氏之學，就是道家學說，和釋氏之說。他不管什麼是正統的思想，什麼是異端的思想，只要是真理便當伸出雙手去接受。他不像一班輕信淺薄之流，聽到了一種新學說，便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所知道的以外都是不對的。不像韓愈那樣，自己對於道學沒有深深的認識，却大攻擊而特攻擊釋道。他雖然皈依了佛教，而竭力推崇泰州理學家，竭力推崇老子，推崇孔子和顏回。——那些懵懂弟子，迂闊門徒却在外：

原來我國接受外來思想底事實是早就有了。但都是暗中接受而面子上不接受的。例如宋元理學家們吧，例如王陽明吧，他們都是實際上接受了佛家之說，而面子上反對佛說的。到了卓吾便揭開了面幕，而赤顛顛地承認是接受了佛說。不但承認了，並且剃髮表示出來。——剃髮的和尚很多；我們不要說卓吾是個平凡的和尙，他實在是包涵一切的思想家。

(二) 卓吾思想之淵源及其地位

卓吾學無常師，不能確定他思想底淵源；不過和他來

李卓吾底思想

往論學的人都是王陽明底弟子和再傳弟子，並且極贊賞王龍溪，羅近溪，何心隱等，所以我們可以說他是淵源於陽明學派的。吳虞說：

卓吾非骨孤峻，善觸人。其學不守繩轍，出入儒佛之間，以空宗爲歸，淵源姚江。故於時諸老師，獨推王龍溪，羅近溪，常從之論學。蓋龍溪爲姚江高第弟子，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卓吾。——明

李卓吾別傳

這裏事實有點錯誤。龍溪之學，一傳並非何心隱，再傳更不是卓吾。龍溪弟子雖多，却沒有傳道的高第。卓吾也說：『龍溪之後，當何人續龍溪先生耶？』何心隱和羅近溪是顏山農底學生，顏山農和趙大洲學於徐波石，徐波石學於王心齋，都是屬於『泰州學派』的。

李卓吾雖是同情于何心隱的人，並未從他學。卓吾在耿天臺家中所住的『天窩』精舍，雖是從前心隱曾住過的；但他們兩人並未謀面。卓吾底何心隱論裏說：

余不識何心隱，又何以知梁汝元哉？姑以心隱論之。
……然余未嘗親睹其儀容，面聽其緒論而窺所學之詳
……

卓吾之同情于心隱是對於他底死，慷慨底死。讀他底文章而佩服他。他說：

何心老英雄無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畧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人。其文章高妙，畧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

李卓吾底思想

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

與焦弱侯第十八書

卓吾和心隱底關係，除了上述的同情之外，又和心隱底學生耿定理是知心的朋友，可以說是心隱間接的弟子。卓吾在為黃安上人大孝文中說：

當時陽明先生門徒徧天下，獨有心齋為最英靈。心齋本一蠶丁，目不識一丁，聞人讀書，便自悟性。徑往江西見王都堂，欲與之辨質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後自知不如，乃從而卒業，故心齋亦得聞聖人之道。此其氣骨為如何者！心齋之後為徐波石，為顏山農。山農以布衣講學，雄視一世，而遭誣陷。波石以布政使請兵督戰，而死廣南。雲龍風虎，各從其類，然哉！蓋心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後為趙大洲，大洲之後為鄧裕渠；山農之後為羅近溪，為何心隱；心隱之後為錢懷蘇，為程後臺；一代高似一代。心隱以布衣出頭倡道，而遭橫死。近溪雖免於難，然亦幸耳；卒以一官不見容放江陵。蓋英雄之士不可免於世，而可以進於道。

這是一幅泰州學派底系統表，把一派底精神全表現出來了。這樣看來他好像是淵源於泰州的了。然而他序龍溪文錄說：『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這樣看來，他倒是龍溪底直傳弟子了。

實際上他是學無常師的，他思想雖近於龍溪和泰州學派，但他並不曾從誰卒業。他在真師裏說：

【二上人】曰：『今但不聞先生師友所在耳』。予謂『學

李卓吾底思想

無常師，夫子焉不學？……吾雖不曾四拜受業一個人以爲師，亦不曾以四拜傳受一個人以爲友。……然孰知吾心中時時四拜百拜，屈指不能舉其多，沙數不能喻其衆乎？吾何以言吾師友於二上人之前哉？

他心中有無數師友，凡有片言寸長都兼收並蓄，而能融會貫通；因此他底思想能夠獨立而不爲某一派所囿，因此他能夠用公允的眼光來批評思想界，因此他能夠成爲偉大的文化批判者，而超過當時的思想界。因此造成他在晚明思想界有一個獨特的地位。

沈德符在野獲編卷二十七說：

姚江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爲江西一派；傳唐一庵，許敬庵是爲浙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緒餘而演羅近溪近派，與敬庵同爲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淑臺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

『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九個字確定了卓吾當時在思想界底地位。因爲這個壓倒一切的地位而招徠忌嫉，人家說他感世誣民結果弄到自刃在牢獄中。他底地位是和蘇格拉底在希臘壓倒了一切詭辯學派是一樣的。蘇格拉底也和卓吾遭了同樣的命運，受人忌妬而被誣以感溺青年的罪名，亦遂飲鴆於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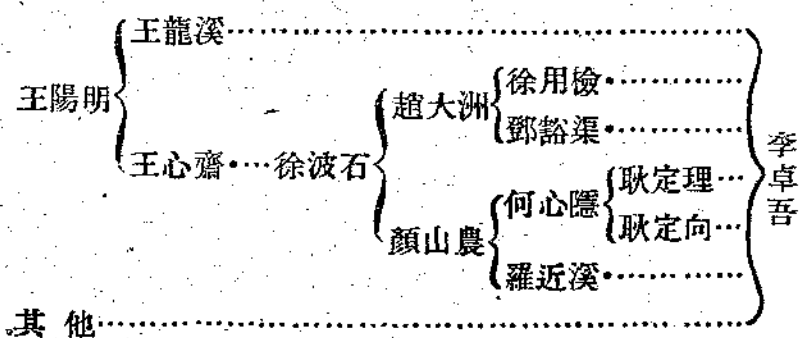
★ ★ ★ ★

附卓吾思想淵源表：——

（這個表只就那些和他直接有關係的人物而論，其他

李卓吾底思想

和這個系統沒有關係的姑且從畧，因為他思想底吸收力極大，又况學無常師，所以不能一一列表。）



(三)卓吾底人生觀

卓吾解釋人生觀底出發點就是百姓日用的穿衣吃飯。他說：『穿衣吃飯卽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真空，不當於倫物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真源。』

(答鄧石楊)由這個出發點所得到的結論是自然的人生觀。他在讀律虞說(焚書卷三)裏說：

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於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性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爲美耳。

又在失言三首裏說：

李卓吾底思想

念佛時但去念佛，欲見慈母時但去見慈母，不必矯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動，是謂真佛。

人生最無意義的，就是做假，就是矯揉情性。『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那裏有真的人生意義呢？他最痛恨的就是一班假道學者。耿天臺是待他最親切的朋友，可是卓吾後來發見了他底道學是假的，便和他絕交。他在答耿司寇書中有云：

自朝至暮，自有知識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買地而求種，架屋而求安，讀書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顯，博求風水以求福蔭子孫，種種日用，皆爲自己身家計慮，無一釐爲人謀者。及乎開口談學，便說……我爲他人……我欲利他，我憐東家之饑矣，又思西家之寒，難可忍也。……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作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其有德之言，令人聽之不厭矣。

這些話和基督之痛罵法利賽黨爲粉飾的墳墓，而同情於妓女和稅吏等人是一樣的精神。所以他看善和惡是相對的，聖人和凡人一樣，最大的罪惡就是做假。復京中友朋說：

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衆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鄉愿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爲好學而實不好學者耳。

★ ★ ★ ★

上面說過他底人生觀是自然的人生觀；而同時也是相對

李卓吾底思想

的人生觀。他看善和惡是相對的。在又答京友中說：

善與惡對，猶陰與陽對，柔與剛對，男與女對。蓋有兩則有對，既有兩矣，其勢不得不立虛假之名以分別之。……蓋惟志於仁者，然後無惡之可名，此蓋自善惡未分之前言之耳。此時善且無有，何有於惡也邪？

惡和善不過是虛假的名號，惡中有善，善中有惡，譬如我們稱奴隸為爺，而孩子稱祖父也叫爺，那麼這個爺的稱呼也是尊也是卑了。

他看人生底樂與苦也是相對的，不必太認真。與弱侯書把他處世的態度，對於苦樂的態度都說出來了：

……世間戲場耳，戲文演得好和歹，一時總散，何必太認真乎？……

「處貧賤易，處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散難；忍痛易，忍痒難」……「樂中有憂，憂中有樂」，夫當快時，衆人方以為樂，而至人獨以為憂；正當衆人皆以為憂，而至人乃以為樂。此非反人情之常也，蓋禍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見倚伏之機，故寧處憂而不肯處樂。人見以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權，是以終身常樂而不憂耳。所謂落便宜處得便宜是也。……僕以為「樂時方樂，憂時方憂」此八個字說透世人心髓矣。世人所以敢相侮者，以我正樂此樂也。若知我正憂此樂，則彼亦侮矣。此自古至人所以獨操上人之柄，不使權柄落在他人手者。

他看生和死也是這樣，生未必可喜，死未必可傷。傷逝

李卓吾底思想

是一篇極短的，論生死的文章：

生之必有死也，猶之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逝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人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乃可傷耳。勿傷逝願傷生也。

他看世間萬事萬物都會毀滅，乾坤也會易位，一代的制度，古聖的戒律也都會廢去而代以新的。書方伯雨冊葉說：

『楞嚴』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者是何物？此身非究竟不壞也，敗則歸土矣。此心非究竟不壞也，散則如風矣。聲名非究竟不壞也，天地數終，乾坤易位，古聖昔賢載籍無存矣，名於何有，聲於何寄乎？

這樣思想，頗有辯證法的精神，但不是唯物的辯證法，也不是黑智兒底辯證法，而是周易底辯證法。是『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易說序中語）

卓吾對於生和死都看得很重。『丈夫之生，原非無故而生；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則其死也必有所爲。未有岑岑寂寂臥病床褥間，扶柩推輦埋於北邙之下，然後爲得死所矣。』（五死篇中語）元世祖『視亡若存，真英雄豪傑。』生死不可畸重，兩者是一樣重大的。空空地一生一死，毫無意義。人生底究竟意義就在於此。他底宗教思想便由這裏發生。『佛以生死爲苦海』所以要求解脫之道。

李卓吾底思想

★ ★ ★ ★

人生在世，誰不求安飽？但只知安飽便同禽獸無別，人生當有更高的目的，就是求「道」，或「學問」。爲什麼求道之士如顏回等能夠安於簞食瓢飲，居陋巷呢？爲什麼釋迦『舍此富貴好日子不會受用，而乃十二年雪山一麻一麥，坐令烏鵲巢其頂』呢？『想必有至富至貴，世間無一物可比尙者，故竭盡此生性命以圖之。』（寄京友書）『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於不求也。』

卓吾之所以有家棄家，有髮棄髮，有官棄官，有安樂棄安樂者，全是爲了求學問，求道。愈到老年，求道心愈切。他答劉晉川書說：

弟年近古稀矣，單身行遊，只爲死期日逼，閻君鐵棒難支。且生世之苦，目擊又已如此，使我學道之念轉轉急迫也。既學道，不得不資先覺；資先覺，不得不遊四方；遊四方，不得不獨自而受孤苦。何者？眷屬徒有家鄉之念，童僕俱有妻兒之思，與我不同志也。志不同，則難留，是以盡遣之歸，非我不願有親隨，幸於獨自孤苦也。爲道日急，雖孤苦亦自甘之。

他便這樣棄絕一切，去尋求人生底最後的歸宿。——然而不要誤會他是主張消極的人生，一定要大家出了家纔能達到那最後目的。他說各人有各人的方便法門，只要真實有志於道，去髮和不去髮一樣，出家和在家一樣，作官和作佛一樣。所謂成佛者就是成人。『天下寧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佛就是真正的人生而已。

(四)卓吾底政治思想

卓吾底政治思想也是主張自然的。這固當然是由於老子底政治思想而來的。和他底人生觀並無二致。他底送鄭大姚序裏說：

是故恬然以嬉，邀然以遊，而民自理也。夫黃帝遠矣，雖老子之學亦概乎其未之聞也。豈二子（曹參和汲黯）者或別有黃老之術，未可以其畔於吾之教而詆之與？我聞至道無爲，至治無聲，至教無言，雖賜也亦自謂不可得聞矣。……觀君（鄭君）魁然其容，充然其氣，洞然不設城府，其與上大夫言如對羣吏，處大庭如在燕私，優倨似汲黯，酣暢似曹參，此豈儒者耳目所嘗睹記哉？君獨神色自若，飲噉不輟，醉後耳熱，或歌詩作大字以自娛，陶陶然若不以邑事爲意，而邑中亦自無事。嗟夫，君豈亦學黃老而有得者邪？抑天資冥契與道合真不自知其至於斯也？不然將懼儒者竊笑而共指之矣，而寧能遠爾也邪？

然而卓吾並不是主張放任主義，不過是說循其自然，因性利導之耳。他主張不要規定一個方式來強迫民衆，也不要根據自己主觀的概念去統治他們，而要順着民衆底本性去管理他們。他底論政篇裏說：

蓋子嘗聞於有道者，而深有感於因性庸民之說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不止一種已也。有仕於土者，乃以身之所經歷者而欲人之同往，

李卓吾底思想

以己之所種藝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馭無方之民也，不亦昧於理歟？且夫君子之治，本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諸身者取必於己，因乎人者恒順於民，其政効固已異矣。

夫人之與己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己矣，而望人之同無。此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無也，而非通於天下之有無也。而欲爲一切有無之法以整齊之惑也，於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賢者，相率而歸吾之教，而愚不肖則遠矣。於是有旌別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從此分矣。豈非別白太甚而導之爭乎？

至人則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聞見熟矣，不欲求知新於耳目，恐其未寤而驚也。動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繁而且仆也。

★ ★ ★ ★

以上是說內治。至於對外，便主張重武力。他底兵食一篇原是解釋自然而治的道理的，其冒篇却說：

民之初生若禽獸然，穴居而野處，拾草木之實以爲食，且又無爪牙以供搏噬，無羽毛以資翰蔽，其不爲禽獸啖食者鮮矣。夫天之生人，以其貴於物也而反遺之食則不如勿生，則其勢自不得不假物以爲用，而弓矢戈矛甲冑劍楯之設備矣。蓋有此生則必有以養，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則必有以衛此身者兵也。……使民食足兵足，則其信而戴之也何惑焉？

當卓吾在生時，有倭寇南擾浙閩，北侵朝鮮，人民頗不

李卓吾底思想

安。卓吾底朋友顧養謙是薊遼總督，兼理朝鮮時務，是焦竑所稱贊為「奇男子」的。養謙因為和朝廷見解不合，便告退了。後來卓吾却寫信給他說：「目今倭奴屯結釜山，自謂十年生聚，十年訓練，可以安坐而制朝鮮矣。今者援之，中邊皆空，海陸竝運，八年未已。公獨鼇釣通海，視等鄉鄰，不一引手投足，又何其忍耶？」由此可知這位年愈古稀的老僧是何等為國事熱心了。

卓吾底朋友梅衡湘也是一個英雄，是馬經綸所稱爲「奇男子」的，他底知己朋友不多，而其中有兩個操有武力的英雄，可見他是如何看重武力了。他底論無所不佩，是說國民當有武器放在身邊，等到國家有外患時便拿來使用。他又很佩服關公，佩服水滸裏的好漢，稱他們爲忠義。這種武士道的精神，正是泰州學派底本色。其實何止泰州，就是王陽明自身也是平倭寇有功的人物呢。誰說明之亡，是在於談學，在於陽明之學？恐怕是因為那班非其才而用在朝廷上的，把這些有氣節的學者斷送得太多了的緣故吧。

(五) 卓吾底教育思想

卓吾底教育思想，就是他對於講學的意見，就是最高學問底傳授，也可以說是對於大學教育底意見。

卓吾第一就不主張有形式的講學：待有志者然後與之講學，與之共學，這樣方纔有真正的效果。他底答耿司寇云：「有志者自然來共學，無志者雖與之談何益？」

當初周柳塘要立講學會，並要請縣令爲會主；卓吾便反

李卓吾底思想

對，他給耿司寇書中有說：

聞麻城新選邑侯初到，柳塘因之欲議立會，請父母（即縣令）爲會主。余謂父母愛民，自有本分事，日夜不得閑空，何必另標門戶，使令縣分黨也？與會者爲賢，則不與會者爲不肖矣，使人人有不肖之嫌，是我輩起之也。且父母在，誰不願入會乎？既願入會，則入會者必多不肖，既多不肖，則賢者必不肯來，是此會專爲會不肖也。豈爲會之初意則然哉？其勢不得不至此耳。况爲會何益於父母；徒使小人乘此紛擾。縣公賢，則處置自妙，然猶未免分費精神，使之不得專理民事。設使聰明未必過人，則此會則爲斷性命之刀斧矣，有仁心者肯爲此乎？

這一段反對的理由，一方面是說政治行政人員爲講學會會主是不對的，因爲使他分心不得專理政事，勢必至政學兩荒。况且學會有了政治的關係，必有分黨，爲學術之障礙。一方面是說立了講學會，作形式的講學時，必定分子複雜，賢不肖混在一起，便失去講學的效果，不肖者固然得不到益處，賢者也會弄糟了。若不取講學形式，那末，來就學的必是出於誠心，這樣纔是真正的講學。譬如關令尹問道於老子，如邵堯夫問學於李之才，都是出於誠心；又如跟着蘇格拉底的許多青年（柏拉圖也是其中之一），跟在基督到海濱山上的聽衆（約翰也是其一）等，內中有不少真正的求學或求道者。

★ ★ ★ ★

由上面所說的，可知卓吾是主張教育當以學者底發心爲

李卓吾底思想

主，不是以教師爲主的。他說，爲師者不是教別人，而是自己學習。所以他主張不好爲人師。好學可以，好講學便不可以。爲師當有自己底妙悟，胸有不可不講的學，纔發表出來，向那班有誠意的人們發表出來。他說：

一爲人師，便只有我教人，無人肯來教我矣。（答劉憲長）

汪本鈞道公講學，又道公好學。然好學可也，好講學則不可也。好講之於口尤不可也。（與方伯雨東）

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既時敏於學，則自不得不慎於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於人也。今之敢爲大言，便儼然高坐其上，必欲爲人之師者，皆不敏事之故耳。（復京中友朋）

自己不時時勤敏地去求知，而好爲人師，從自己的先師那裏搬些現成的學問來講講，這是要不得的。所以理想的講學就是待有志者來「共學」。那末，師即是友，友即是師了。他有一篇文章題爲真師的，說得好：

余謂師友原是一樣，有兩樣耶？但世人不知友之即師，乃以四拜受業者謂之師。又不知師之即友，徒以結交親密者謂之友。夫使友而不可以四拜受業也，則必不可以與之友矣。師而不可以心腹告語也，則亦不可以事之爲師矣。

古人知朋友所係之重，故特加「師」字於「友」之上，以見所友無不可師者；若不可師，即不可友。大概言之，總不過「友」之一字而已，故言友，則師在其中。

李卓吾底思想

矣。

若此二上人（黃安二上人）是友而師者也。其師兄常恐師弟之牽於滯而不能擺脫也，則攜之遠出以堅固其道心……此以師兄爲友，亦以師兄爲師者也，非友而師者乎？……此以師弟爲友，亦以師弟爲師者也，又非友而師者乎？故吾謂二上人方可稱真師友矣。若泛泛然羣聚何益耶？寧知師友之爲重耶？

他因爲有師即友的信念，所以四方求友，四方求師。並且以求師友爲嗜好，以朋友爲歸。他答周友山說：『或以博奕，或以妻子，或以功業，或以文章，或以富貴，隨其一件皆可度日；予獨不知何說，專以良友爲生。故有之則樂，舍之則憂，甚者馳神于數千里之外，明知不可必得而神思奔逸不可得而制也。』與焦漪園說：『然老人無歸，以朋友爲歸。』求朋友就是自己教育，他教訓他底女婿莊純夫說：『學問須時時拈掇，乃時時受用。縱無人講，亦須去尋人講。蓋日講則日新，非爲人也，乃專專爲己也。』所以他是學無常師，也傳無常弟。

★ ★ ★ ★

他不是絕對不講學，是要有志者發心來學。既有發心者，他便善用他底教學方法了。

他以為『人人各自有一種方便法門』（答鄧明府書中語）所以教育必須循循善誘。『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懼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不得已權立名色以化誘後人，非真實也。唯顏子知之，故曰，夫子善誘。』（答耿司寇）他底

李卓吾底思想

善誘方法，就是『邇言』，由穿衣吃飯等具體的事物為教學工具。他底教學方式就見談話，例如易因一書就是由他底談話記錄下來的，如余永寧底永慶答問一書可知他也用問答的談話式。

這裏有個疑問，既能夠善誘了，豈不是人人可以善誘嗎？何必待有志者呢？其實不然，能受善誘者為數不多，他說顏回沒後，孔子善誘之術遂窮，因為沒有人知道孔子底善誘。『千載而下，雖有孔子出而善誘之，亦必不能易其所饑渴以就吾之食飲也。計惟有自飽，自歌，自飲，自舞而已。』(答劉方伯書)

所以最後還是學者自己發憤，自己修養要緊。『但用自己工夫，勿愁人無工夫用也。』自己底工夫，第一是要發疑問，有疑問方有了悟。『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學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觀音問中語)

四方求友，固然是于破疑有大幫助，而閉戶讀書也是極有幫助的，因為書中有很好的師友。讀書樂底引言（焚書卷六）說明了他如何讀書：

……天幸生我目，雖古希猶能視細書；天幸生我手，雖古希猶能書細字；……天幸生我性，平生不喜見俗人，故自壯至老，無有親賓往來之擾，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情，平生不愛家人，故終老龍湖，幸免俯仰逼迫之苦，而又得以一意讀書；……天幸生我心眼，開卷便見人，便見其人終始之概。夫讀書論世，古

李卓吾底思想

多有之，或見皮面，或見體膚，或見血脈，或見筋骨。然至骨極矣。縱自謂能洞五臟，其實尙未刺骨也。此余之自謂得天幸者一也。天幸生我胆，凡昔人之所忻豔，以爲賢者，予多以爲假，多以爲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棄者，唾且罵者，余皆的以爲可託國託家而託身也。其是非大戾昔人如此，非大胆而何？此又余之自謂得天之幸者二也。

這一篇論讀書的妙訣，和同時代英之培根 (1560-1636) 底讀書論，可稱爲十六世紀的東西雙璧。

★ ★ ★ ★

論女子教育。

卓吾底講學，只要有志向，有誠意來學的，不分男女都一律看待。在中國實行男女同學最早的，恐怕是卓吾了。卓吾以爲男女不分，無拘無礙是西方極樂世界。當他底妻子黃宜人死後，他寫信給他底女婿純夫，說黃氏平生極謹慎，必不輕履僧堂。『然僧堂一到，亦有何妨？要之皆未脫灑耳。既單有魂靈，何男何女，何遠何近，何拘何礙？若猶如舊日拘礙不通，則終無出頭之期者。即此靈魂猶在，便知此身不死，自然無所拘礙，而更自作拘礙可乎？即此無拘無礙，便是西方淨土極樂世界，更無別有西方世界也。』(與莊純夫)

到二十世紀的現在，男女同學的風氣，可以說是瀰漫全世界了；可是多數人還以爲女子底才力識見總不如男子。可是卓吾在以爲女子不能受教育的時代，以爲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却已承認女子底識見和男子是沒有高低的區

李卓吾底思想

別的了。他底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說：

昨聞大教，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誠然哉?!誠然哉?!夫婦人不出閨域，而男子則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見有短長，不待言也。但所謂短見者，謂所見不出閨閣之間，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或近而子孫，又近而一身而已，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出乎死生之表，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也。短見者只聽得街談巷議市井小兒之語，而遠見則能深長乎大人，不敢侮於聖言，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故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又豈可乎?設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見，樂聞正論而知俗語不足聽，樂學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戀，則恐當世男子視之，皆當羞愧流汗不敢出聲矣。……夫薛濤蜀產也，元微之聞之，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微之果大服。夫微之貞元傑匠也，豈易服人者哉?吁!……

當時女弟子中梅國楨(衡湘)底兩個女兒，一個澹然，一個善因。這兩女子可以例証女子之見並不短。卓吾說：

梅澹然是出世丈夫，雖是女身，然男子未易及之。(預約——早晚守塔條)

若善因者，以一手而綜數產，纖悉無遺，以冢婦而養諸姑，昏嫁盡禮，不但各無閒言，亦且咸得歡心。非其本性和平，真心孝友，安能如此!我聞其才力，其識見，大不尋常，而善因固自視若無有也。時時至續

李卓吾底思想

佛精舍，與其妹澹然窮究真乘，必得見佛而後已，故我猶真心敬重之。(豫約——感慨平生條)

(六)結語

卓吾底頭腦非常清晰，難怪在十六世紀的中國人聽了他底思想要驚駭，就是在二十世紀的今日，我們覺得他啓發我們的地方還很多呢。這樣特出的一位思想批評家，生在那樣頑固的社會，假道學橫行的時代，怎生當得起呢？於是他只好和蘇格拉底走上同樣的路程了。我現在在這個寂靜的暗夜裏，青燈之下，好像聽見雅典郊外亞克羅波里山上古木和着愛琴底怒濤聲；好像聽見通州城外高塚上幾百株白楊在唱着諷刺的哀歌。

一九三五，二，一六夜

李卓吾年譜

李卓吾年譜

鈴木虎雄作

朱維之譯

彈劾李卓吾的人都當他是『妖人』。像顧炎武那樣的學者，也當他不是人一般地批評他說：『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日知錄卷十八）這些批評是先入爲主的，世人相信他們的很多。然而，一方面從他底朋友們看來却相反。如馬經綸說：

李先生，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人也。——答周礪齋司業。

夫其不知於世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於千萬劫之世人者也；其不知於道人也，是先生所以超出於千萬劫之道人者也。——答張文玄先生

又如焦竑說：

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焦竑

李卓吾年譜

評卓吾語。

錢謙益說：『卓吾非可輕罵之人也』。（黃宗羲南雷文約卷三，罵先賢條所引）由此看來，毀譽褒貶之差，亦太甚矣。不如日本吉田松陰先生，也是深深私淑卓吾的人。我們和松陰先生底研究者廣瀨氏都不得不奇怪，爲什麼松陰先生要崇敬這個稱爲『妖人』或『小人之無忌憚者』的惡僧呢？其實，誤解是從這裏起的：卓吾說：

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若必待取給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爲人乎？——卓吾答耿中丞書

夫六經，語，孟，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則其臣子極爲嘆美之語。又不然，則其迂濶門徒，懵懂子弟，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隨其所見，筆之於書，後學不察，便以爲出自聖人之口也，決定目之爲經矣，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縱出自聖人，要亦有爲而發，不過因病發藥，隨時處方，以此一等懵懂弟子，迂濶門徒云耳。藥醫假病，方難定執，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然則六經，語，孟，乃道學之口實，假人之淵藪也；斷斷乎其不可以語于童心之言明矣——卓吾童心說

辭或失之不遜，或陷于過貶；但酌其發言之精神所在，實可謂向後世講生所陷的弊端下一金針。不料這些話却給與追害卓吾的人以好口實，好像當他是反抗儒教的大罪人。加之，自宋以來底儒家，都是陽儒陰佛，採取佛教之說放在裏面，却把尾巴深深地隱匿而不顯露出來的。然至卓

李卓吾年譜

吾便剃髮，不但外取僧形，並且明言其爲佛說。這也是給與迫害者以好口實。

儒者採用佛說而表面上又排斥它。關於這一層，卓吾之徒陶望齡辨道：

儒者之關佛久矣，最淺如昌黎者，深如明道者，既昌言關之矣。即最深如陽明，龍溪(王畿)之流，恐人之議其禪也，而亦關之，又何怪今之俗士哉？然必如明道，而後許其關。何者？以其名叛而實近也。如陽明，龍溪然後許其關。何者？以其陽抑而陰扶也。使陽明不借言關佛，則儒生輩斷斷無佛種矣。今之學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誘之也。明道雖真關佛，而儒者之學，亦因此一變，其門人亦歸於佛矣。二先生（明道與陽明）者，真有功於佛者乎？！吾輩只是無真參默識之力，不能一刀兩斷決了口綱，爲可愧恨。人言奚足惜耶？——陶望齡寄君爽弟書其三（溫陵外紀卷四）

望齡偶而辨之而已。縱使不辨；明眼人都知道宋明儒學是根據於佛說的罷。實際上根據它，却說是不根據它，這是掩耳盜鈴之類呢。

黃宗義在泰州學案裏敘道：

陽明先生之學，有泰州(王良)龍溪(王畿)，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不滿其師說，益啟瞿曇之祕，而歸師之，蓋躋陽明而爲禪矣。然龍溪之後，力量無過於龍溪者。又得江右(鄒守益，羅洪先，劉文敏，聶豹等江西出身的門人)爲之救正，故不致十分決裂。泰州之後，其人多能，

李卓吾年譜

以赤手搏龍蛇，傳至顏山農（名鈞），何心隱（初稱梁汝元）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顧端文（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諡端文）曰：『心隱輩坐在利欲膠漆盆中，所以能鼓動得人，只緣他一種聰明，亦自有不可致處。』羲以為非其聰明，正其學術也。所謂『祖師禪』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柱杖，便如愚不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今之言諸公者，大概本兪州（王世貞）之國朝叢記。兪州蓋因當時爰書（認獄之記錄文書）節畧之，豈可為信？——黃宗羲明儒學案卷三十二，秦州學案叙傳

上面所引的，是說陽明之學，因王艮，王畿而一轉；至顏鈞，何心隱等，便脫出於名教之外，取所謂祖師禪底態度；並因他們沒有放下柱杖的時節而生出弊害。如卓吾者，最是常取呵佛祖的態度，最不放下柱杖的人。所以他說些像是不敬仰孔子的話，說六經，語，孟，是道學底口實者，若用一片斟酌之念觀之，即覺其為不足深怪的了。却不料便因此便給迫害者以口實，而至於不得已而自盡，也可說是不幸了。

關於於文學方面：在詩文則公安之袁氏，竟陵之鍾氏，譚氏等之倡說反對李王古文辭者，也是聞卓吾之風之起的。對於戲曲小說則水滸傳，西廂記等之評論，也發自卓吾，後來影響到金聖嘆等人的。但也有人說四書之評，戲曲小說之評，不是出於卓吾，而是葉文通作的。周亮工底書

李卓吾年譜

影說：

葉文通名晝，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之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甲子乙丑（謂康熙二十三四年）間，遊吾梁，雍邱侯五汝戲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鑄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周亮工書影卷一

雖然，亮工之說難信，此因其書之製作年代及其他各種問題，須待詳細的研究，始得解決；今不能及此。

我很久就想要知道李卓吾底事蹟了。我不是十分留心研究他底學說思想等；而是因爲看出明中葉以後，對於詩文和戲曲小說等的評論，是由於他底影響，是由於他啟發的，所以要考查他。近時如中國的吳虞氏（吳虞文錄中底明李卓吾別傳），如日本的廣瀨豐氏（廣瀨氏續吉田松陰之研究底第三章李卓吾之事蹟）都發表了稍許詳細的研究，但都是沒有細細留心於年月和地方，和我所希望的各異。凡考察一個人底事蹟時，總要紀述它底年月；如果事情複雜，則別設項目以叙其事之始末，這是最便利的方法，我相信。年月之紀是最重要的，例如關於卓吾的誣言，若紀其年月，則不多費唇舌，便可渙然冰釋了。因此，我雖覺得自己的材料尙未充分完備，研究也未到家，也要來製作卓吾底年譜，希望日後能加以補訂。

李卓吾年譜

作這年譜時，我所根據的主要參書如下：

- 一• 李氏焚書六卷（李贄撰）
- 一• 耿天臺全書（耿定向撰）
- 一• 李溫陵外紀五卷（吳興潘曾紘（昭度）輯，弟曾灝（慧曉）跋，蘭陵張師釋序，韓敬（鈍庵）序。）
- 一• 李溫陵傳（袁中道撰，見李溫陵外紀卷一，又見明文授讀卷五十四）
- 一• 李卓吾墓碑記（汪本鈞（靜鋒）撰，見李溫陵外紀卷一，光緒順天府志所收汪可受撰。李傳即節錄原文。）
- 一• 李卓吾傳（焦竑撰，佚）
- 一• 李卓吾先生碑陰記（萬曆壬子二月詹軫光撰，見於現存墓碑碑陰）
- 一• 李贄事畧（白東奎撰，見於李卓吾輯續皇明詩選卷首）
- 一• 李卓吾墓一條（明劉侗帝京景物畧卷八，近時通行本失載）
- 一• 泉州府志
- 一• 福建通志
- 一• 雲南通志
- 一• 黃州府志
- 一• 居士傳五十六卷（清彭際清撰，卷四十三載有李卓吾傳引明文偶鈔及溫陵外紀）

李卓吾年譜

- 一• 吳虞文錄 (民國十年十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發行，卷下載有 明李卓吾別傳)
- 一• 李卓吾事實辨正 (黃雲眉撰，金陵大學金陵學報第二卷第一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刊)
- 一• 李卓吾著述考 (烏以鋒撰，民國國立中山大學文史研究所輯刊第一卷，第二冊，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刊。)
- 一• 題王陽明後 (陸羯南撰，見於三宅雪嶺所著王陽明卷尾，中有李卓吾評傳)
- 一• 明末之三教關係 (小柳司氣太撰，昭和七年十二月刊，支那學論叢)
- 一• 續吉田松陰之研究 (廣瀨豐撰，昭和七年一月刊，李卓吾學業事蹟，見於第二章第三章。)

此外各於其關係條之下註出。

明世宗嘉靖六年丁亥

一 歲

本年十月三十日生

李卓吾，溫陵（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人，初名載贊，後改贊，又有篤，卓等名，又稱宏甫（宏父），思齋，卓吾是他底號。父曰白齋，母徐氏，祖父曰竹軒，祖母董氏。幼而孤，由何人養育成人則不明。（據泉州府志，卓吾論畧，袁中道撰李溫陵傳，居士傳等。）

孔若谷底卓吾論畧說：『居士，生大明嘉靖丁亥之

李卓吾年譜

歲，時維陽月，(卽十月)得全數焉。(三十日)生而母太宜人徐氏沒，幼而孤，莫知所長。』

嘉靖七年戊子	二	歲
嘉靖八年己丑	三	歲
嘉靖九年庚寅	四	歲
嘉靖十年辛卯	五	歲
嘉靖十一年壬辰	六	歲
嘉靖十二年癸巳	七	歲
隨父白齋讀書，歌詩，習禮文。(卓吾論畧)		
嘉靖十三年甲午	八	歲
嘉靖十四年乙未	九	歲
嘉靖十五年丙申	十	歲
嘉靖十六年丁酉	十一	歲
嘉靖十七年戊戌	十二	歲

父白齋試以老農老圃論，爲同學們所稱讚。但他自己却不滿意。

卓吾論畧說：

年十二，試老農老圃論。居士曰，吾時已知樊遲之問，在荷蕢丈人間。然而上大人丘乙巳不忍也，故曰：小人哉，樊須也！則可以知矣。論成，遂爲同學所稱。衆謂：白齋公有子矣。居士曰：吾時雖幼，早已知如此臆說，未足爲吾大人有子賀；且彼賀意亦太鄙賤，不合於理。彼謂吾利口能言，至長大，或能作文詞，博奪人間富若貴，以救賤貧耳。吾知我大人不爲也。

李卓吾年譜

次及白齋公底風貌人物道：

吾大人何如人哉？身長七尺，目不苟視。雖至貧，輒時時脫吾董母太宜人簪珥，以急朋友之婚；吾董母不禁也。此豈可以世俗胸腹窺測，而豫賀之哉？

嘉靖十八年己亥 十三歲

嘉靖十九年庚子 十四歲

是歲不治他經，改治尚書。後即由此遂至鄉試及第。

余自幼治易，復改治禮，以少禮經決科之利也。至年十四，又改治尚書，竟以尚書竊祿。——卓吾易因小序。

嘉靖二十年辛丑 十五歲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 十六歲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 十七歲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十八歲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十九歲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二十歲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二十一歲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二十二歲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二十三歲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二十四歲

嘉靖三十年申亥 二十五歲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 二十六歲

本年鄉試及第。

泉州府志（卷三十五，選舉三）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

解元黃昇耀之條曰：

李卓吾年譜

李載贊。(後改名贊，傳見文苑)

泉州府志，文苑傳（府志卷五十四）曰：『嘉靖壬子，領鄉薦。』他稍許長大之後，不很注意傳注，不得朱子之意；專門豫備考試，考試及格就好了。結果使用他自己底方法，在鄉試上及第了。

稍長，復憤憤，讀傳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因自怪，欲棄置不事；而閒甚，無以消歲月，乃嘆曰：此直戲耳，但剽竊得濫目足矣，主司豈一一能通孔聖精蘊者耶？因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謄錄生，即高中矣。居士曰：吾此倖不可再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時。遂就祿，迎養其父，婚嫁弟妹各畢。（此言及後事）——卓吾論畧

他鄉試及第之後，不受進士考試，便去作官了。

少舉孝廉，（言鄉試及第）以道遠不再上公車。（謂不赴會試，以取進士第）為校官，徘徊郎署間——

袁中道撰李溫陵傳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二十七歲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

二十八歲

當時北京講學之風流行，其用宰相徐階之力在靈濟宮講陽明學之講會為最盛。（靈濟宮在宮城之西，為祀玉闕，金闕二真人之道教宮殿。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六年更增宏麗。朝廷每行大禮時，就用此處為儀式底練習場。）

聶雙江（聶豹字文蔚，號雙江；為陽明沒後之門人

李卓吾年譜

初令華亭。先生（指徐階）受業其門，故得名「王氏學」。及在政府，（徐階於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入閣）為講會於靈濟宮，使南野（歐陽德），雙江，松溪（程文德）分主之。學徒雲集，至千人，其時癸丑甲寅（嘉靖卅二，三年之事），為自來未有之盛。丙辰（三十五年）以後，諸公或歿或去，講壇為之一空。戊午（三十七年）何吉陽（何遷）自南京來，復推先生為主盟，仍為靈濟之會，然不能及前矣。——明儒學案卷二十七徐階傳

他在本年或在前數年之間娶黃氏。因明年喪長子，故可以推知。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二十九歲

本年為共城（河南省衛輝府輝縣治）底教官。（泉州府志文苑傳曰：授輝縣教諭。）居百泉（即百門泉）（輝縣在衛輝府城西六十里，古為共伯國，隋為共城縣。百泉門在蘇門山，因通泉百道故名。蘇門山一稱百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稱溫陵居士，百泉人，百泉居士等。喪長子。卓吾論畧曰：

居士曰：『吾初意乞一官，得江南便地；不意走共城萬里，反遺父憂。雖然，共城，宋李之才（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宋史卷四三一，儒林李覺附傳）宦遊地也。有邵堯夫（名雍）安樂窩在焉。堯夫居洛，不遠千里，就之才問道。吾父子儻亦聞道於此，雖萬里可也。且聞邵氏苦志參學，晚而有得，乃歸洛，始婚娶，亦既四十矣。使其不聞道則終身

李卓吾年譜

不娶也。予年二十九而喪長子，且甚戚。夫不戚戚於道之謀，而唯情是念；視康節，不亦愧乎？」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之上，居士生於泉，泉爲溫陵禪師福地。居士謂：「吾溫陵人，當號溫陵居士。」至是，日遨遊於百泉之上，曰：「吾泉而生，又泉而官，泉與吾有夙緣哉！」改自謂百泉人，又號百泉居士云。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三十歲

本年在共城。

自三十登仕，歷七任而至郡守。——焦氏筆乘卷二，書宏甫高尚冊後

去年爲二十九歲而爲共城官，上文所謂三十者，舉成數耳。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三十一歲

在共城。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三十二歲

在共城。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三十三歲

在共城。又爲國子監之教官而遷于南京。（泉州府志文苑傳曰：以文章，擢國子監。）數月而父白齋歿，會歸溫陵，到故鄉當是次年。

在百泉五載（三十四年乙卯至今年己未爲五載）落落竟不聞道。卒遷南雍（南京之國子監）以去。數月，聞白齋公沒，守制東歸。時倭夷竊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間關，夜行晝伏，餘六月方抵家，又不暇試孝

李卓吾年譜

子事。墨纒率其弟若姪，晝夜登陴擊柝，爲守城備。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千千無糶處，居士家口零三十，幾無以自活。——卓吾論畧

遷南京的時期不能確定，假使是二三月的話，那末聞白齋公之沒，當在五六月間；自此再費六個月以上纔到故鄉，那末到鄉時期不是年末，便是翌年了。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三十四歲

在溫陵（晉江）服父喪。

嘉靖四十年辛酉 三十五歲

在溫陵服父喪，服畢，舉家入北京求官位。

三年服闋，盡室入京，蓋庶幾欲以免難（難者生活困難之謂）云。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卓吾論畧

白齋之沒月若爲四五月；則本年六月間喪期畢。若於十月間入京；則居京十閱月囊垂盡的時期當是明年（壬戌）五月間。館復十餘月的時期，當是後年（癸亥）四月間。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三十六歲

本年夏間不得官職，借館教授子弟。

居京邸十閱月，不得缺，囊垂盡，乃假館授徒，館復十餘月，乃得缺。——卓吾論畧

說見去年之條。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 三十七歲

四月間(?)得地位，爲北京國子監之教官。

李卓吾年譜

假館授徒，館復餘月，乃得缺。稱國子先生，如舊官。
——卓吾論畧（舊官云者謂南京國子監之教官地位）。

未幾，遇祖父竹軒之喪。報到之日，適值次子喪，乃歸溫陵，修造父，祖，曾祖三世之墓。歸鄉期中，把家屬留在共城，耕作以自食。動身之後不數月，即遭饑饉；二女三女相繼而夭死。

未幾，竹軒大夫訃至。是日也，居士次男亦以病卒于京邸。予（孔若谷）聞而嘆曰：嗟嗟！人生豈不苦？誰謂仕宦樂？仕宦若居士，不乃更苦耶？』弔之，入門，見居士無異也。居士曰：『吾有一言，與子商之。吾先曾大父，大母，歿五十多年矣；所以來歸土者，爲貧不能求葬也。又重違俗，恐取不孝譏。夫爲人子孫者，以安親爲孝，未聞以卜吉自衛，暴露爲孝也。天道神明，吾恐決不肯留吉地，以與不孝之人。吾不孝，罪莫贖矣。此歸必令三世依土，權置家室於河內。分贖金一半，買田耕作自食；予以半歸，即可得也。第恐室人不從耳。我入不聽，請子繼之。』居士入，反覆與語。黃宜人曰：『此非不是；但吾母老，孀居守我，我今幸在此，猶朝夕泣憶我，雙眼盲矣。若見我不歸，必死！』語未終，淚如雨下。居士正色不顧，宜人亦知終不能忤也，收淚改容，謝曰：『好，好！第見吾母，道尋常無恙，莫太愁憶。他日自見吾也。勉行襄事。我不歸，亦不敢怨。』遂收拾行李，托室，買田種作如其願。——卓吾論畧

李卓吾年譜

在共城耕作中；因卓吾不在，奸吏貪賄賂，不把水給她們底田地以水，因此兩個女兒便夭死。只因鄧推官底義助，使黃氏一人支持一家。那悲慘的狀況，詳見下文：

時有權墨吏，嚇富人財不遂，假借漕河名色，盡徹泉源入漕，不許留半滴溝洫間。居士時相見，雖竭情代請不許，計自以數畝請，必可許也。居士曰：『嗟哉天乎！吾安忍坐視全邑萬頃，而令予數畝灌溉收哉？縱與必不肯受。肯求之，遂歸。歲果大荒，居士所置田，僅收數斛稗。長女隨艱難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繼夭死。老嘔有告者，曰：『人盡饑，官欲發粟，聞其來者為鄧石陽推官，與居士舊，可一請。』宜人曰：『婦人無外事，不可。且彼若有舊，又何待請邪？』鄧君果撥己俸二星，并馳書與僚長，各二兩者二至。宜人以半糶粟，半買花紡為布。三年衣食無缺，鄧君之力也。——卓吾論畧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三十八歲

在溫陵。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三十九歲

在溫陵。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四十歲

歸共城，見家族。

當時之狀況如下：

居士曰：『吾時過家畢葬，幸了三世業緣，無宦意矣。回首天涯，不勝萬里妻孥之想。』乃復抵共城，入門，見室家歡甚。問二女，又知歸未數月，俱不育矣。

李卓吾年譜

此時黃宜人淚相隨在目睫間。見居士色變；乃作禮問葬事，及其母安樂。居士曰：『是夕也，吾與室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矣。乃知婦人勢逼情真，吾故矯情鎮之。到此方覺履齒之折也。』——卓吾論畧
到了北京，補禮部底司務。稱宏父居士。有志於學。

至京，補禮部司務。人或謂居士曰：『司務之窮，窮於國子；雖子能堪忍，獨不聞「焉往而不得貧賤」語乎？』譏其不知止也。居士曰：『吾所謂窮，非世窮也。窮莫窮於不聞道；樂莫樂於安汝止。吾十餘年奔走南北，祇爲家事，全忘却溫陵百泉安樂之想矣。吾聞京師，人士所都，蓋將訪而學焉。』人曰：『子性太窄，常自見過，亦時時見他人過。苟聞道，當自宏濶。』居士曰：然。予實窄。遂以「宏父」自命，故又爲宏父居士焉。——卓吾論畧

與李翰峯，徐魯源等交，知王陽明，王龍溪之說。研究佛說，亦自此時始。

年甫四十，爲友人李逢陽，字維明，號翰峯，白門人）徐用檢（字克賢，號魯源，蘭溪人）所誘，告我龍溪王先生語，示我陽明王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卓吾陽明年譜後語

（用檢）在都門，從趙大洲講學，禮部司務李贊不敢赴會，先生（用檢）以手書金剛經示之曰：『此不死學問也。若亦不講乎？』贊始折節向學。

嘗晨起候門，先生出，輒攝衣上馬去，不接一語。如

李卓吾年譜

是者再，贊信向益堅，語人曰：『徐公鉗鍾如是。』

——明儒學案卷十四，徐用檢傳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 四十一歲

在禮部。

隆慶二年戊辰 四十二歲

在禮部。

隆慶三年己巳 四十三歲

在禮部。

隆慶四年庚午 四十四歲

在禮部。潛心於道妙。思念白齋因號思齋。

居士五載春官，潛心道妙。憾不起白齋公於九原，故其思白齋公也益甚。又自號思齋居士。——卓吾論畧知周安（即定林）之名，疑在本年（關於周安的事，可看卓吾底定林安記。）

隆慶五年辛未 四十五歲

遊金陵，與耿楚侗語。卓吾之見楚侗是否始於此時未詳。余想像在北京曾相見亦未可知，但未得證據。楚侗爲黃安人，耿定向（天臺）之仲弟，爲卓吾最相許之友人。卓吾與之撰傳，有云：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侗，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湛一本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於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於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

李卓吾年譜

先生講論於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卓吾）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於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卓吾耿楚侗先生傳——焚書卷四

（註：上文傳中之方湛一爲方與時；太湖爲鄧谿溪，心隱爲何心隱，卽梁汝元。明儒學案卷三十二有此三人之傳。）

論本年之會談云：

歲壬申，楚侗遊白下，（卽金陵）余時儻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指楚侗）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貴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侗遂大笑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恨。——卓吾耿楚空傳

後年卓吾哭楚侗之詩有：『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之句，蓋指此時之事。

李卓吾年譜

耿定向（天臺）之觀生紀（耿天臺全書卷八）內載楚倅與卓吾等相會於金陵之事如下：

隆慶六年壬申，我生四十九歲，以御史馬明謨等奏薦，起陞浙江衢州府推官。未任，叔子（定理）以差歸，從余偕子徵（周子徵）遊天臺，遍題其山，刻之石巖。白下儀部李正郎逢陽來訪仲子（楚倅），偕吳存甫，附其舟南遊，至白鹿洞，遇大參徐魯源用檢，聯舟東下，與商學，甚契驩，若同胞。要至淮上，還過金陵，與李宏甫（卓吾）焦弱侯（竑）輩商學。是歲秋，梁子汝元來，居之天窩。——觀生紀

見周安即僧定林於金陵。——定林庵記

神宗萬曆元年癸酉

四十七歲

在南京，為刑部主事。

萬曆初，歷南京刑部主事。——彭際清撰，居士傳卷四十三，李卓吾傳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名士藻）過留都（指南京），於時先生（指卓吾）居比部（即謂刑部）。先生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祝世祿李氏藏書序

宏甫爲南比部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耶？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

李卓吾年譜

證驗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焦氏筆乘「讀書不識字」——外紀卷五引

萬曆二年甲戌 四十八歲

在南京刑部。

萬曆三年乙亥 四十九歲

在南京刑部。

萬曆四年丙子 五十歲

本年疑居天中山。（天中山在河南省汝寧府城北三里，亦稱天臺山。）

此事由卓吾之定林庵記及復顧冲庵翁書推之。

萬曆五年丁丑 五十一歲

本年赴雲南爲姚安太守。途次黃安，見耿定理，並見其兄耿定向，留女及女壻莊純夫。那時便已決定後日退隱黃安之意。其事詳見下文：

丁丑入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倅，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留住之意。楚倅見余蕭然，勸余復入。余乃留吾女，並吾壻莊純夫於黃安，而因與約曰：「待吾三年滿，收拾得正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岸矣。」楚倅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己女已壻視之矣。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卓吾耿楚空傳

（註：滇卽雲南；團風，鎮名，在黃安城北五十里；

李卓吾年譜

黃安，縣名，屬湖北黃洲府。）

赴姚安任之事，由顧冲庵養謙之贈李先生致仕去滇序推之。

焦竑（弱侯）之澹園集中有送李比部詩，當是送卓吾赴姚安的。節錄於下：

送李比部詩

焦竑

……相知今古難，千秋一嘉遇。而我狂簡姿，得蒙英達顧。肝膽一以披，形迹非所驚。嫵婉四載餘，昕夕長歡聚。……絃絕自今始，山川一聞之，相去忽千里。念我平生歡，縈縈不能已……君子善尺蠖，大道固委蛇。所貴志有行，豈云繼塵羈。行行善自愛，無爲怨天涯。——焦竑澹園集卷卅七

（註：四載餘云者，殆指卓吾來任刑部以來）

萬曆六年戊寅

五十二歲

在姚安。

萬曆七年己卯

五十三歲

在姚安。

萬曆八年庚辰

五十四歲

在姚安，赴楚雄府，又去而入雞足山。

顧冲庵之贈序曰：

萬曆八年庚辰之春，謙（冲庵名養謙）以入賀當行。是時先生（指卓吾）歷官且三年，滿矣。（自五年丁丑至本年爲滿三年）少需之，得上其績，且加恩，或上遷，而侍御劉公（謂御史劉維，即東星）方接楚雄，先生一日謝簿書，封府庫，攜其家，去姚安而來楚

李卓吾年譜

雄，乞侍御公一言以去。侍御曰：『姚安守，賢者也。賢者而去之，吾不忍。非所以爲國，不可以爲風，吾不敢以爲言。卽欲去，不兩月所，爲上其績，而以榮名終也。不其無恨於李君乎？』先生曰：『非其任而君之，是曠官也；贊不敢也。需滿以倖恩，是貪榮也，贊不爲也。名聲聞於朝矣，而去之，是釣名也，贊不能也。去卽去耳，何能顧其他？而兩臺皆勿許，於是先生還其家姚安，而走大理之雞足。雞足者滇西山也。兩臺知其意已決，不可留；乃爲請於朝，得致其仕。——顧仲庵贈李先生致仕去滇序

根據這篇序文，可知劉維原是要榮轉遷升卓吾的；但卓吾却自己強辭。（辭官的理由不但是如這篇序文所說的；也是爲了與巡撫王某，守道駱某等相衝突的緣故。看卓吾底豫約可知。）歸家族於姚安，自己躲入雞足山以表示決意。

（註：雞足爲山名，讀史方輿紀要云：雞足山在大理府之東北百里，接賓，鄧二州界，前有三距，後有一支越，形若鷄足，因名。）

明史稿（列傳一〇二）明史（卷二二一）之耿定向傳曰：贊爲姚安太守，（明史作知府）一旦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官勒令解任。

此類記事，顯然誤謬。去髮的問題，是在十二年以後，與此時無關。

劉侗底帝京景物畧卷八，李卓吾墓之條（通行本削去此條）說：

李卓吾年譜

爲守日，政令清簡，公座或與髡俱，簿書之間，時與參論。又輒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踰年（踰年何事耶）入雞足山閱藏不出。御史劉維奇其人，疏令致仕歸。

入雞足閱藏事，容或有之；髡，伽藍之說，不足措信。

萬曆九年辛巳

五十五歲

辭職許可的命令是去年下的；本年春間，取道四川，下長江，到黃州。從此住在黃州。

顧冲庵底贈序道：

命下之日，（當爲八年庚辰之年）謙方去都門，還趨濱，恐不及一晤先生而別也。乃至楚之常武，而程程物色之。至貴竹，而知先生尙留濱中，遨遊山間，未言歸，歸當以明年春，（謂辛巳之春）則甚喜。——

顧序

又說：

先生之行，取道西蜀，將穿三峽，覽瞿塘，滄瀨之勝，而時時過訪其相知故人。則顧先生無復留，攜其家人，一意達黃安，使其母子，得相共終初志，而後東西南北，唯吾所適，不亦可乎？先生曰，諾，遂行。

——顧序

方住黃安時，焦竑寄之詩曰：

李宏甫解官卜築黃州寄贈

焦竑

夜郎三載見班春，又向黃州學隱淪；說法終憐長者子，隨緣一現宰官身。門非陳孟時投轄，鄉接康成不買鄰。苦欲移家難自遂，何時同作灌園人？——澹園集

李卓吾年譜

卷四十一

萬曆十年壬午 五十六歲

在黃安。

萬曆十一年癸未 五十七歲

在黃安。冬王龍谿(畿)之訃至，作告文祭之。

癸未之冬，王公(謂龍谿)訃至，公(指卓吾)卽爲文告之。……王先生享年八十六。——卓吾羅近溪先生告文文中所記僧深有之言

萬曆十二年甲申 五十八歲

在黃安。秋七月二十三日耿定理卒於黃安，年五十一。有哭詩。

既三年，(謂在滇三年)余果東歸。(謂辛巳歸黃安之事)奈之何，聚首未數歲，(辛巳至本年甲申四年)天臺卽有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卓吾耿楚空傳

(注：據耿定向，天臺之觀生紀，則定向，於本年三月起用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七月抵任，八月陞爲本院之左副都御史，所謂內召卽指此。又定理楚倅於七月二十三日卒於黃安家中，年五十一。)

卓吾遭其最知己的定理之死，賦詩如下：

哭耿子庸四首 李卓吾

楚國有一士，胸中無一字。令人讀漢書，便道賴有此。蓋世聰明者，非君竟誰與？所以羅旴江，平生獨推許。行年五十一，今朝真死矣。君生良不虛；君死何

李卓吾年譜

曾死？

其二

我是君之友，君是我之師。我年長於君，視君是先知。君言吾少也，如夢亦如癡。去去學神仙，中道復棄之。歸來山中坐，靜極心自怡。大事苟未明，兀坐空爾爲。行行還出門，逝者在於斯。反照未生前，我心不動移。仰天一長嘯，茲事何太奇！從此一聲雷，平地任所施。開口向人難，誰是心相知？

其三

太真終日語，東方容易談。本是閩越人，來此共閒閒。君子有德音，聽之使人慚。白門追隨後，萬里走滇南。移家恨已滿，敢曰青於藍。志士苦粧飾，世儒樂苟安。謂君未免俗，令人坐長嘆。

其四

君心未易知，吾言何惻惻！大言北海若，小言西河伯。緩言微風入，疾言養叔射。蠱言雜俚語，無不可思繹。和光混俗者，見之俱爭席。浩氣滿乾坤，收歛無遺跡。時來一鼓琴，與君共晨夕。已矣莫我知，雖生亦何益！

萬曆十三年乙酉

五十九歲

在黃安。

復鄧石陽書想是本年之作。因爲書中有『年逼耳順』之語。這書把他此時的心境全盤出了。事中有云：

年來每深嘆感。光陰去矣，而一官三十餘年，未嘗分毫爲國出力，徒竊俸餘以自潤，既幸雙親歸土，弟妹

李卓吾年譜

七人，婚嫁各畢，各幸而不缺衣食，各生兒孫，獨余連生四三女，唯留一女在耳。而年適耳順，體素羸弱，以爲弟姪已滿目，可以無歎矣，遂自安慰焉。蓋所謂欲知而不能，非能之而自不欲也。惟此一件人生大事，未能明了，心下時時煩懣，故遂棄官入楚，事善知識，以求少得。蓋皆陷溺之久，老而始覺，絕未曾自棄於人倫之外。——卓吾復鄧石陽書

(維之按：這一節依鈴木先生底意思是放在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六十九歲)條之下的，相差十年。這也許是他把卡片放錯了吧。這個小小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大胆把它提上來。)

萬曆十四年丙戌

六十歲

在黃安。春，病脾。

我於丙戌之春，脾病載餘，幾成老廢。百計調理，藥轉無效。——卓吾與周柳塘書

周安(僧定林)疑於本年物化。(後年戊戌，卓吾所作定林庵記中有「今定林化去又十二年」之語，由此推知。)

定林創庵甫成，即捨去之牛首(山名，在江寧府城之南三十里)復創大華嚴閣。弱侯碑紀其事甚明也。閣甫成，又捨去之楚，訪予於天中山，(參看前文萬曆丙子之條)而遂化於天中山，塔於天中山。馬伯時(即馬經綸)隱此山時，特置山居一所，度一僧，使專守其塔矣。——卓吾定林庵記

還有一首詩，就是當時卓吾訪經綸於天中山之山房時底

李卓吾年譜

作品。由這詩可以推測那時是夏天。詩云：

重來山房贈馬伯時

卓吾

一別山房便十年，（自丙子至丙戌十年）親裁竹篠已參天。舊時年少惟君在，何處看山不可憐？

春介紹僧深有見羅近溪。近溪爲卓吾所信仰的人。

丙戌之春，某（謂深有，此文此項乃記深有語）將杖錫南遊。公又告某曰：『急宜上盱江，見羅先生。』于時龍溪先生死矣。——卓吾羅近溪告文

近溪先生，從幼聞道，一第十年乃官，至今七十二歲，（近溪七十四歲卒，此爲死前二年，即本年）猶歷涉江湖，各處訪人。……曾子回，對我言曰：『近老無知者，唯先生（指卓吾）一人知之。』——卓吾答耿司寇

萬曆十五年丁亥

六十一歲

在黃安。與耿定向之間，有感情之阻隔。

「人倫之至」與「未發之中」之確執，乃是耿天臺與楚侔之間的差異；也是天臺與卓吾之間的差異。楚侔沒後，兩者之間屢有論爭。且舉一二個例子。

卓吾之答耿司寇書（焚書卷一）（此處稱天臺爲司寇者，因天臺今年丁亥三月署刑部之篆，而十一月爲南京都察院右待都御史）曰：

公之所不容已者，乃人生十五歲以前，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我之所不容已者，乃十五歲人以後，爲大人明大學，欲去明明德於天下等事。

又曰：

李卓吾年譜

孔子直謂聖愚一律，不容加損。所謂麒麟與凡獸並走，凡鳥與鳳皇齊飛，皆同類也。所謂「萬物皆吾同體」是也。而獨有出類之學，唯孔子知之。故孟子言之有味耳。然究其所以出類者，則在於巧中焉。巧處又不可容力。今不於不可用力處參究，而唯欲於致力處着脚，則已先孔孟不傳之祕矣。此爲何等事，而又可輕以與人談耶？

天臺如此答覆：

公謂余之不容自己，乃弟子職諸篇入孝出弟等事；公所不容已者，乃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事，此則非予所知也。除卻孝弟等，更明何德哉？竊謂公所謂明德者，從寂滅了己處，覷得無生妙理，便謂明了。余所謂不容已者，即子，臣，弟，友根心處，識取有生常道耳。如公所見，二十年前亦曾抹索過。竊謂闖過此關，從平常實地上修證，方知夫子所云未能，方信舜之與人同也。公言大人則有明德，大人無過孔，舜矣；公前稱引孔，舜云云，又何自背戾哉？——耿天臺全書卷三

（註：所謂『二十年前亦曾抹過者』，蓋指彼於嘉靖丙寅之『豁然一徹』以前事。天臺之觀生紀嘉靖丙寅之條曰：『其年仲子（定理）謁闕里，登泰山，還，若有所啓，與焦竑，楊希淳，吳自新二三子商切有契，謂余若尚有闕，時時垂涕，盡規，余因有省益。余往猶未免耽無翫妙，以此合彼，見在至此，乃豁然一徹也。』這是天

臺棄去半僧半佛的態度之自白。）

又曰：

公所取人者眼孔，余所取人者，全在骨根。來書云：麒麟與凡獸並走，鳳凰與凡鳥並飛，皆同類云云。夫二物之所以出於禽獸類者，非歆其羽毛鱗甲也。止以其生虫之不踐，啾啾之和鳴，能出禽獸類耳。他雖猱猿之便捷，獅虎之豪猛，鸚鵡猩猩之能言，終是禽獸之骨根，不能出類也。由是以觀孔，孟，高超不及莊，列，權謀不及蘇，張，武畧不及孫，吳；所以出類者，第以其一種不容己之仁脈，有以貫通於天下萬世耳。——全上

又如卓吾之答鄧明府書（此書作年不明，茲以欲明耿，李之異見，順便引之耳）曰：

夫舜之好察邇言者，予以謂非至聖，則不能察；非不自聖，則亦不能察也。……彼蓋曾實用知人之功，而真見本來面目，無人故也。實從事爲我之學，而親見本來面目，無我故也。本來無我，故本來無聖；本來無聖，又安得見己之爲聖人，而天下之人，皆非聖人耶？本來無人，則本來無邇；本來無邇，又安見邇言之不可察，而更有聖人之言之可以察也耶？

天臺之與卓吾書（本書所引之意，與上文答鄧書所引之意同）曰：

居之不疑，此色取仁者也。色取仁者，從想像知見入，非真仁脈也。程子所云終是兩截，故行違，故居之不疑。孔，孟仁脈，從不容自己處識取，自不容不察

李卓吾年譜

言觀色。慮以下人矣。彼耽虛執見者，即見到至極，終是色取。只一見便了，有何疑？又何肯下人？惟是不容已之真機，一自循省子，臣，弟，友，便有多少不盡分處，所謂躬行未得，夫子且自訟也，安得不疑不下人耶？——耿天臺全書卷三

因此事，再加以其他諸事情，便隔膜了兩人底感情。（或曰，其隔膜原因是因為張居正要殺何心隱時，天臺能救而不救，是以卓吾恨之。）

萬曆十六年戊子

六十二歲

春夏在黃安。夏落髮，秋徙麻城之龍潭。（湖北省，黃州府，麻城縣治）。與耿定向告別，使黃宜人歸鄉，蓋在此際。

昨十五年十一月耿定向任南京都察院右侍都御史；本年二月歸黃安葬定理；三月葬彭淑人（定向之妻，十四年丙戌正月卒）撰哭仲子文（此文佚）及亡妻彭淑人壙誌，五月到任。——觀生紀

卓吾在麻城，初得曾承庵之周旋，居於城下，後居龍潭之維摩庵，再居芝佛上院。（上院之事見後文）

我初至麻城，曾承庵創買縣城下。今添蓋樓居，所謂維摩庵者，皆是周友山物。——卓吾豫約

卓吾落髮時期雖尚為一問題，但我以為是本年（戊子）夏天。證據見汪靜鋒底卓吾墓碑記。記曰：

余以歲己丑，初見老子於龍湖，時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突頭帶鬚而出，一舉手便就席。……

余曰：『如先生者，髮去鬚在，猶是剝落不盡。』老子

李卓吾年譜

曰：『吾寧有意剝落乎？』去夏（即戊子之夏）頭熱，吾手搔白髮，中蒸蒸出死人氣，穢不可當，偶是（見？）侍者方剃落，使試除之。除而快焉，遂以爲常。復以乎拂髮（鬚？），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衆皆大笑而別。——汪靜鋒墓碑記（外紀卷一）

落髮底原因之一就是不願受人管束。曰：

我亦出家。……蓋有不得已焉耳。……緣我平生，不愛屬人管。——卓吾豫約

又曰：

其所以落髮者，則因【出】家後，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找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卓吾與曾繼泉書

這也是不愛受管束。

落髮底原因之二就是因爲別人既然看是異端了，便不得不爲異端之貌以示之。曰：

又此間無見識人，多以異端目我；故我遂爲異端，以成彼豎子之名。兼此數者，陡然去髮，非其心也。

——卓吾與曾繼泉書

卓吾更述其落髮底苦心說：

我在此落髮，猶必設虛計校，而後刀得臨頭。鄧鼎石見我落髮，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曰：『爾若說，「我乍聞之，整日不吃飯，飯來亦不下咽，」李老伯決定留髮也。且汝若能勸得李老伯蓄髮，我便說爾是個真孝子，是箇第一好官。』嗚呼！余之落髮，豈容

李卓吾年譜

易哉？余唯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後落髮，又豈容易哉？寫至此，我自酸鼻，爾等切勿以落髮爲好事，而輕易受人布施也。——卓吾豫約之感慨平生條

卓吾有落髮之詩，如下：

薙髮

卓吾

空潭一老醜，薙髮便爲僧。順度恒沙衆，長明日月燈。

其二

有家真是累，混俗亦招尤。去去山中臥，晨興粥一甌。

其三

爲儒已半世，食祿亦多年。欲証無生忍，盡拋妻子緣。

其四

大定非關隱，魂清自可人。而今應度者，不是宰官身。

在龍潭的生活，是很少與世人交接的清靜生活。他自叙說：

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個四方求友』譏之。自住龍湖，雖不鎖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卓吾高潔說

李卓吾年譜

在龍潭居住時代，他底兒子貴兒溺死在潭中。（時期不明）有詩曰：

哭貴兒

卓吾

其 一

水深能殺人，胡爲浴於此？欲眠眠不得，念子于茲死！

其 二

不飲又不醉，子今有何罪？疾呼遂不應，痛恨此潭水！

其 三

骨肉歸故里，童僕皆我棄，汝我如形影，今朝唯我矣！

移居龍潭底時節當是秋天。

類林（焦竑著）成於萬曆戊子之春，余復以是秋隱於龍潭之上。至潭而讀之。——卓吾初潭集自序

（注：龍潭稱爲龍湖，在麻城縣之東北，湖之北有芝佛寺。）

焚書卷一裏有卓吾與耿司寇告別書，這可以說是他對天臺的絕交書。因爲那書定是他將去黃安而移居龍潭時寫給他的。書中有：

賤眷（指妻黃宜人）思歸，不得不遣。僕則行遊四方，效古人之求友。

由此看來，使黃宜人歸溫陵之事，當在這時。

萬曆十七年己丑

六十三歲

在龍潭（龍湖）。汪可受（本珂，靜錄）來見。（時節

李卓吾年譜

不明)但當春分之節，作告文祭羅近溪。(聞近溪之訃乃在去年)

戊子冬月二十四日，南城羅先生之訃至矣。而先生之沒，實九月二日也。至八十餘日而得聞。……先生之壽七十而又四矣。……既已改歲，復爲萬曆己丑。又元月，又二月，春又且分也。——卓吾羅近溪先生告文

王龍溪及羅近溪爲卓吾所篤信的人物。和王面會二回，與羅面會三回。(都是萬曆五年丁丑以前的事)

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指龍溪)而遂信其爲非常人也。——卓吾王龍溪告文

由此可以窺見其對於王的敬服程度了。

憶公(深有稱卓吾)告某曰：『我於南都，得見王先生者再，羅先生者一。及入滇，須於龍里得再見羅先生焉。然此丁丑(萬曆五年)以前事也。自後無歲不讀二先生之書，無口不談二先生之腹。』——卓吾羅近溪先生告文

由此可見他對於二人的關係。

萬曆十八年庚寅

六十四歲

春至武昌，留至夏以後。在這次遊行中，麻城芝佛上院底後面，造了藏骨室。這次遊行，大概是要避當路底迫害吧。

泉州府志文苑傳云：

……遂攜其妻女客黃州，人士踴躍來學，而友山周思敬尤相契。顧持論與定理不合(按定理當作定向)兩

李卓吾年譜

家門徒，標榜角立。于是，趣妻女歸，自稱流寓客子，髡首日遊巷陌，人人駭異，謗聲四起。郡守與兵憲謂其左道惑衆，捕持之急，乃去衡州，過武昌。文苑傳底敘事，雖不免有事實先後等錯誤；但以爲此次武昌之行是爲了和耿氏底爭執及當道底迫害一節，却似乎可信。並且由此可推測其過武昌之前，似有「去衡州」之事。

柞林叟不知何許人，遍遊天下，至於郢中，常提一籃，醉遊市上，語多顛狂。庚寅春止於村落野廟。伯修時以余告寓家，入村共訪之，扣之大奇人。

——袁中道柞林紀譚序

上文所謂郢中不知其指何地。普通所謂郢中，似指荊州江陵而言，但卓吾決沒有到江陵。明一統志上說：『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如此則武昌也可以稱郢了。所以我以爲上文謂郢中就是武昌。

由卓吾告土地文中『自庚寅動工以來，無日不動爾土。』

可知其建築是本年開始的。

當時居武昌之事，乃由下面一節文字知之：

龍湖芝佛院佛殿之後，因山蓋屋，以爲卓吾藏骨之寶。蓋是屋時，卓吾和尚往湖廣會城（即武昌）。居士楊定見及常住僧當中，常通等，告神爲之。逮和尚歸（歸蓋在癸巳歲），又告神，添蓋西廂，及兩前廊邊兩廈。（此爲後年事）——卓吾移住上院邊廡告文由此並知幫助建築者爲楊定見，當中，常通等。

李卓吾年譜

下面的書信，不知道是幾時寫的；由這信可以知道他生痢病像是在建築將落成而計劃歸龍潭的時候。

醫生不必來，爾（指定見）亦不必來。我已分付取行李先歸矣。我痢尚未止，其勢必至十月初間方敢出門。到此時，可令道來取箇的信，塔屋既當時胡亂做，如今獨不可胡亂居乎？——卓吾與楊鳳里書

又在其他書信中說：

行李已至湖上，一途無雨，可謂順利矣。（這是說定見報告的行李到湖事）我湖上屋，低處就低處做，高氣就高處做，可省十分氣力，亦又方便。低處作佛殿等屋，以塑佛聚僧。我塔屋獨一座，高出雲表，又像西方妙喜世界矣。我回，只主張衆人念佛，專修西方，不許一箇閒說嘴。曾繼泉可移住大樓下，懷捷令上大樓歇宿。——卓吾又與楊鳳里書

佛殿塔屋底位置，是歸湖以後的事，由此知之。

但卓吾却爲了什麼事情，仍繼續滯留在武昌。

他遊行底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爲建築的事，但最大原因還是爲要躲避當路底迫害。耿天臺在前年退官之際，彈劾御史王藩臣，方萬山，王麟趾等，到了本年則：

正月歸至黃城借寓，至三月初抵里，六月聞謗，作求傲書，蔡弘甫（名毅。光山人，萬歷二十九年進士）序梓之，以告同志。——天臺觀生紀

謗事是爲什麼事情不明白，總之，有人謗天臺是真的。至于謗者是誰，據焦竑之說則爲受天臺彈劾的人。他說：先生（指天臺）之道，如日中天，天下莫不知。而有

李卓吾年譜

爲先生手勅者，至造謗書以恣其唇吻。雖浮妄不根，衆所簡斥；而無忌憚亦已甚矣。——焦竑耿天臺行狀（澹園集卷三十三）

但是，這個謗書却糾纏到卓吾身上，好像說是出於卓吾的；因爲卓吾在學說上和他有異見，生了感情底阻隔。卓吾與楊定見書說：

前書中有曰：我之加冠，非慮人之殺和尚而冠之也。侗老（楚侗老即天臺）原是長者。但未免偏聽，故一切飲食耿氏之門者，不欲侗老與我如初，猶在武昌，倡爲無根言語，本欲甚我之過，而不知反以彰我之名。恐此老不知，終始爲此輩敗壞。須速達此意於古愚兄弟。——卓吾與楊定見書

這信大概是在武昌發的，以此可以推知天臺與卓吾之間有了糾纏。

天臺底求做書序上說：

余初省至詬之由，茫然不得其端。檢箚牘稿，始解所白云。惟伊（伊者，蓋指卓吾）學術已大發洩於此。顧念余年七十，尙不免集詬耻矣。（虎曰：看觀生紀有『萬歷十八年庚寅，我生六十七歲，正月歸至黃城，借寓，至三月初抵里，六月聞謗，作求做書，蔡弘甫序梓之，以告同志』之語，則天臺此時爲六十七歲；七十云者，其借成數歟，否則爲誤記。）諸所誣詆，差置一喙。謹以牘稿數章，錄寄相知者一覽。後賢按此，諗予之缺，而箴做之是望。——天臺全書卷四天臺對於謗事之起，唯求做戒自己之缺，而不欲向他人

李卓吾年譜

辨明。求儆書中述其苦心說：

念客（指卓吾）之間關萬里來也，原爲余仲（指定理），仲逝矣，無能長其善，而救其缺。卽今惡聲盈耳，寧忍聞哉？且令後學承風步影，流毒于百世之下，誰執其咎？爲是曲解婉諷，斯心良苦。

謂謗書之責任者則曰：

乃刻謗書之梓人，謂里中少年，有間於余者，托名爲之。或然也。

他說或者是里中少年托卓吾之名的；再說自己底立場：

言論雖有低詆，爲天下人，爭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界限耳。……唯恐諸英俊，於此幾希界限，爲彼（卓吾）混淆，是爲大苦。又慮諸英俊，或懲彼所爲如是，並吾人之所生生者，此心此理，一切視爲謾幻語，終不循省，是尤所大苦。爲是不能忘言耳，非爲己辨謗自明也。——以上均天臺求儆書

說是爲「此心此理」而爭，此外並無他意。

兩人本來可以互相諒解的；其所以爲了一時事而至於此者不得已也。

萬曆十九年辛卯

六十五歲

在武昌，受劉維（東星）底庇護。

不肖株守黃麻一十二年矣。（辛巳至本年爲十一。）

近日方得一覽黃鶴之勝。（謂武昌之黃鶴樓）尙未眺

晴川，（晴川關在武昌對面之漢口）遊九峯（山名，

在江夏縣東五十里）也。……行年六十五，（由此知

本托之作年）猶知六十四歲之非乎。——卓吾與周友

山書

由此，知卓吾本年在武昌。

本年在武昌受湖廣左布政使劉維之庇護事，睹下文可知。其寓處爲洪山寺，或別院，或官邸：

聞有李卓吾先生者，棄官與家，隱於龍湖。龍湖在麻城東，去會城（指武昌）稍遠，予雖欲與之會，而不得。……會公安袁生（謂袁宏道）令吳令（文似有誤；宏道嘗爲吳縣縣令）者，爲之借遊黃鶴磯。（即黃鶴磯，在黃鶴樓之下）而棲托於二十里外之洪山寺。予就而往見焉，然後知其果有道者。……嗣後或迎養別院，或偃息官邸，朝夕談吐，始恨相識之晚云。（劉在滇南時當已知卓吾）兒相（維之子用相）時亦在側，聞其言，若有默契者。一時吾鄉趙新盤，王正吾參政楚藩，皆獲見其面。李克庵時撫三楚，亦獲讀其書，三公者，遂皆信之，以爲真人矣。——劉晉川書道古錄首

泉州府志文苑傳說他在武昌時有這樣的事：

過武昌，藩司劉東星摠延入會城館之。士翕然爭拜門牆。江夏潘廣文延主講席，勉赴席，不交一言出過肆，羣少年聚飲酣歌，手招之入，與暢飲而歸。（文苑傳記卓吾自武昌歸後居龍湖者誤）

下面的記事是否本年之作雖不明，却足以知道楊定見奔走於麻城武昌之間，爲卓吾盡力的情狀：

能不恨我，又能親我者，獨楊定見一人耳。……方我之困於鄂城（武昌）也，定見冒犯暑雪，一年而三四

李卓吾年譜

至，則其氣骨果有過人者。我知其可以成就，故往往罵詈之不休耳。——卓吾三蠹記

耿天臺底觀生記裏有：

辛卯秋初，蔡弘甫著焚書辨。先是，謗者自悔愧書來。

所謂謗自己悔愧而寄悔書來者，不知道是指卓吾底和解書（見後乙未之條）呢，或者別有謗者底悔書未詳。

萬曆二十年壬辰

六十六歲

在武昌，仍受劉維底庇護。夏間劉維到保定去。另外一個在武昌的知己梅衡湘也到寧夏去了。

在武昌受劉維庇護的事，由下面這段文字得知：

邇居武昌，甚得劉晉老（即維）之力，昨冬獲讀與晉老書（吳與劉之書），欲僕速離武昌，甚感遠地倦倦至意。茲因晉老經過之便，（此云劉於今夏赴保定之巡撫任，途次河南）謹付焚書四冊，蓋新刻已。（焚書爲此時所刻，亦可知）稍能發人道心，故附請教。

——卓吾與河南吳中丞書

劉維赴任時，卓吾有寄真定（即保定）的詩八首。這詩說及送別和別後的事情。由『芒種』之句看來，則知時候是在五月間，劉維就在這時赴保定之巡撫任。詩曰：

寓武昌郡寄真定劉晉川先生 卓吾

其一

密密梧桐樹，亭亭相與許。中夜聞人聲，疑是見君子。

其二

李卓吾年譜

芒種在今朝，君行豈不遙？農夫歡倒極，兩立迓星輶。

其 七

黃昏入夏口，無計問劉琦。假若不逢君，流落安所之！

其 八

南國留棠陰，江城遺白叟。君思用趙人，猶憶江南否？

明史卷二二三有劉維畧傳：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人。（山西沁州沁源縣，漢上黨郡之地）隆慶二年進士，累遷湖廣左布政使。（明史不載維爲滇南御史之事）萬曆二十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時朝鮮以倭難告，王師調集，悉會天津。而天津，靜海，滄州，河間皆被災。東星平糶濟民，召爲左副都御史，進吏部右侍郎。以父老請侍養歸，欲行而父卒。（此事與後年卓吾之爲沁水行有關係）二十六年河決，起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漕。五閱月工竣，費僅十萬。進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明年，渠邵伯界首二湖。又明年，奉開泇河，有疾求去，屢旨慰留，卒官，天啓初，諡莊靖。——明史本傳

梅衡湘（名國楨，字克生，別寫爲客生，麻城人。萬曆十一年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以父喪而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明史卷二二八有傳）底孫子參同契序中有：

李卓吾年譜

余家居，與禿翁（即卓吾）未數見，見亦未與深談，且不知有禪。及余在行間，無與語者；思可共事，無如禿翁。時禿翁寓楚，（謂武昌）楚諸大夫，正憂賊，（此賊恐爲寧夏之哱拜）禿翁曰：『無憂，梅生往矣，是必能辦賊者。』

案明史稿神宗紀寧夏之致仕副總兵哱拜叛亂，於本年三月戊辰始；於九月壬申平。此間四月甲辰，總兵官李如松爲提督陝西軍務，梅國楨若爲其監軍，則國楨之北行當在五月間。

本年正當日本軍攻朝鮮的時候。

明史稿神宗紀記曰：

二十年夏四月壬寅，倭侵朝鮮，五月倭入朝鮮王京。朝鮮王李暲奔義州。七月甲戌，副總兵祖義訓率師援朝鮮，與倭戰平壤，敗績。十月壬寅，李如松提督薊遼保定山東軍務，充防海禦倭總兵官，以救朝鮮。

國楨平哱拜之亂有功，擢爲太僕少卿；踰年遷在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明史稿。那末，明年（二十一年癸巳）便爲大同巡撫了。

我在前面嘉靖三十三年之條下曾叙及北京講學底盛況，這裏要說一說南京講學底盛況，並要一言卓吾底地位。

明史稿（列傳一六〇）許孚遠傳曰：

【孚遠】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尙寶卿，周汝登，並主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孚遠作九諦以難之。（孚遠作九諦，汝登作九解辨之。見明儒學案卷

李卓吾年譜

卅六周汝登條)

明儒學案卷四十一許孚遠傳說：

南都講學，先生(許孚遠，號敬庵)與楊復所，周海門爲主盟。周，楊皆近溪之門人，持論不同。海門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諦以難之。時在萬曆二十年前後。名公畢集，講會甚盛。兩家門下，互有口語，先生亦以是解官矣。

同是陽明之流，也持異論。這時，依沈德符底觀察，說卓吾底地位如下：

姚江(王陽明)身後，其高足王龍溪輩，傳羅近溪，李見羅，是爲江西一派。傳唐一庵，許敬庵，是爲浙江一派。最後楊復所自粵東起，則又用陳白沙餘緒，而演羅近溪近脈，與敬庵同爲南京卿貳，分曹講學，各立門戶，以致並入彈章。而楚中耿天臺，淑臺(謂定理)伯仲，又以別派行南中。最後李卓吾出，又獨創特解，一掃而空之。——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柏評晦庵條

我現在雖不是說卓吾底學說，却也一述其學說地位底大概。卓吾有復澹然大士書，書中有『出來不覺就是四年』之語，可推知其爲本年之作。又觀其文，可知爲在武昌時寄麻城去的。澹然就是梅國楨底女兒，寡而信佛，歸依卓吾的。就是卓吾比她爲男子，爲她著觀音問的。書底全文如下：

易經未三絕，(大概是說他底易因)，今更方伊始，(大概是說藏書)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

李卓吾年譜

夏四月乃可，過毒暑即回龍湖矣。（豫想秋初歸湖）回湖，唯有主張淨土，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量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操。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真實為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少者壯，壯者老，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卓吾於戊子之夏落髮出家，至本年正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即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即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叢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卓吾復澹然大士

這時大概是有和耿天臺和解之意。但是否前面十九年辛卯條曾提及天臺所說的『誘者自悔愧書來』者，却不明。書曰：

我於初八夜，夢見與侗老（指天臺）聚，顏甚懽悅，我亦全然忘記近事。只覺如初時一般談說終日。……我想日月定有復圓之日，圓日即不見有蝕時迹矣。果如此，即老漢有福，大是幸事。自當復回龍湖，（依這些話看來，好像滯留武昌是避天臺了）約兄同至天臺無疑也。若此老終始執拗，未能脫然，我亦不管，我只有盡我道理而已。——卓吾與友書

下面一首詩是在武昌作的，在那一年雖不知道，季節却是秋天。

自武昌渡江宿大別（此時與袁宏道會） 卓吾

李卓吾年譜

疏鐘夜半落雲房，今夕何由見武昌？流水有情憐我老，秋風無恙斷人腸。千年芳草題鸚鵡，萬里長江入漢陽。大別原非分別者，登臨不用更悲傷。

下面一首詩也不知道是那一年作的，季節是秋冬之交，寄托着深深的感慨：

望魯臺禮謁二程祠（二程俱產於此） 卓吾
日暮西風江上台，森森古木使人哀。楚雲一夜真堪賦，魯國何年入望來？千載推賢唯伯仲，百年想像見嬰孩。翛然欲下門庭雪，知是先生愛不才。

（註：魯臺爲山名。明一統志曰：魯臺山在黃陂縣治東，宋之二程先生讀書處，嘗登此山眺望東魯，故名。）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六十七歲

歸龍湖。蓋在初夏。袁宏道（中郎）兄弟來訪。

按袁中郎集中有懷卓吾的詩：

懷龍湖 袁宏道
漢陽舊雨昔曾過，（庚寅武昌之會）歲月驚心感逝波。
老子本將龍作性，楚人元以鳳爲歌。朱絃獨操誰能識？白頸成羣爾奈何！矯首雲霄時一望，別山長是鬱嵯峨。——袁中郎集卷三十九

這是卓吾離武昌後寄的。

將發黃時（同舟爲王以明先生，龔散木，家伯脩，小脩，俱同訪龍湖者） 袁宏道

江草青青江水流，荊州何日到黃州？鄭莊有客堪馳驛，郭泰如仙好附舟。此去山川俱作態，一時象緯

李卓吾年譜

合生愁。龜峯數點蒼煙裏，（龜峯在麻城縣東六十里）料得伊人已白頭。——袁中郎集卷三十九
這是訪卓吾於麻城時途中作的。

龍潭

袁宏道

孤舟千里訪瞿曇，蹤跡深潛古石潭。天下豈容知己二？百年真上洞山三。雲埋龜嶺平如障，水落龍宮湛似藍。愛得芝佛好院宇，六時僧衆禮和南。

——袁中郎集卷三十九

這是說訪問龍湖時的情景。

關於龍湖底境地，則袁宗道（伯脩）底記文頗備，此爲本年五月五日之作。文曰：

龍湖，一云龍潭。去麻城三十里，萬山瀑流，雷奔而下，與溪中石骨相觸，水力不勝石，激而爲潭。潭深十餘丈，望之溪清，如有龍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寅緣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樹紅閣，隱見其上，亦奇觀也。潭右爲李宏甫精舍，佛殿始落成，倚山臨水，每一縱目，則光、黃諸山，森然屏列，不知幾萬重。余本問法而來，初非有意山水，且謂麻城僻邑，當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癸巳五月五日記。——袁宗道龍湖記
臨去之際，宏道賦詩八首，卓吾亦答之，詩如下：

別龍湖師八首（見袁中郎集卷卅一） 袁宏道
十日輕爲別，重來未有期。出門餘淚眼，終不是男兒。

其 二

李卓吾年譜

惜別在今朝，車馬去遙遙。一行一回首，脚蹠過板橋。

其 三

鬱鬱西陵路，迢迢在何許。不及寒潭石，朝夕共君語。

其 四

浪跡滯黃州，壯心成白首。君逢袁孝尼，肯語廣陵否？

其 五

魚書曾有約，千里若爲函。瀟湘無限水，不遣到龍潭。

其 六

兄弟爲知己，同胞若比鄰。出門去亦易，只愁君一身。

其 七

死去君何恨？藏書大得名。紛紛薄俗子，相激轉相成。

其 八

君意不在書，著書爲誰子？安得東南風，吹君渡湘水。

龍湖答詩（袁中郎全集卷卅一附載） 李卓吾
入門爲兄弟，出門若比鄰；猶然下幽谷，來問幾死人。

其 二

無會不成別，若來還有期。我有解脫法，灑淚讀君

李卓吾年譜

詩。

其 三

赤壁賦蘇公，龍湖吟白首。君是袁伏袁(?)附君成四友。

其 四

江陵至亭州，一千三百許，尙有廣陵散，未及共君語。

其 五

別不說今朝，去不說遙遙，路逢進履者，定知過圯橋。

其 六

江陵一千三，十里詩一函，計程至君家，百函到龍潭。

其 七

平生懶著書，書成亦快予。驚風日夜吼，隨處足安居。

其 八

多少無名死，予特死有聲。祇恐薄俗子，誤我不成名。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

六十八歲

在龍湖。汪可受始來見。

汪可受(本鈞，靜峯)之祭卓吾文曰：

鈞甲午年，始見師(指卓吾)於龍湖。

(可受該是十七年己丑已經和卓吾見面了的吧)

顧養謙爲薊遼總督，主張許日本(實際是許豐臣秀吉)

李卓吾年譜

封貢（封秀吉爲日國王，而使日本入貢）而和睦。

養謙就是冲庵，冲庵也許是號吧。他就是當卓吾去姚安時撰那篇贈李先生致仕去瀆序的人。這裏所說的許日本封貢事雖和明年有關係，姑且併在一起來說，且舉出證據吧：

明史郝杰傳底次附傳趙參魯條說：

十七年（萬曆）【趙參魯】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申嚴海禁，戮姦商通倭者。遷大理卿，召爲刑部左侍郎，改兵部。日本封貢議起，（此議之起當在萬曆二十二年。明史稿神宗紀云：『二十二年九月己丑，朝鮮請封倭，詔小西飛（指小西行長）入朝，）參魯持不可。總督（當時之薊遼總督）顧養謙不懌；爭於朝，且言參魯熟倭情，宜任。章下廷臣，參魯復持前說，因著東封三議，辨利害甚悉。其後封事卒不成。養謙起初也是反對封貢的，後來却變爲贊成。明史稿

石星傳底附傳顧養謙條說：

顧養謙字益卿，南通州（江蘇之通州）人。巡撫遼東，著勳績；遷南京戶部侍郎，以憂去。排歛議者，（反對與日本和議者）謂養謙必能辨倭，故帝起爲兵部侍郎，總督薊遼軍務。尋令經畧朝鮮。（明史稿神宗紀云：『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丙辰，召宋應昌，李如松還，命薊遼總督顧養謙兼理朝鮮事。』據此則養謙於萬曆二十一年末已爲薊遼總督而與朝鮮事有關係）比至，則首請封，且主撤南兵，如石星旨。（到就任時便變爲許封貢和撤兵了）下詔褒美。……（此時朝

李卓吾年譜

廷內有反對封貢之論)養謙因薦孫鑛自代，乞身去。
(此為二十二年夏間事)……卒，贈兵部尚書。

——明史稿列傳一〇七石星傳

養謙唱說讓步許封貢與日本和睦的意見時：焦竑給他回信說：

承手書並大疏，讀之不勝快暢。何門下審於事，而辯於詞若此也！前此，僕竊料東事，(朝鮮事件)屢爲人言，而大疏靡大一一懸合，又自幸其億中矣。封貢，先朝舊事可鏡。但人言嗷嗷，衆而難犯，假虛名以廢之，至舉朝合力以爭，若許以入貢，將愈益莽莽矣。門下毀譽得喪，捐之度外，而精爲國謀，非奇男子不能。——焦竑答顧中丞書(澹園集卷十三)

稱讚養謙爲「奇男子」，因爲大家反對和睦時，他却贊成。

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六十九歲

在龍湖。

妻黃宜人之逝，或在本年春。卓吾對妻的感情，可詳見於其與莊純夫書。此書於既知宜人之葬事畢後給其女婿純夫者。書中有「相聚四十餘年」云云，從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余假定爲其新婚年)至本年乙未，凡四十二年。

卓吾哭宜人詩曰：

哭黃宜人

李卓吾

結髮爲夫婦，恩情兩不牽。今朝聞汝死，不覺情悽然

其 二

李卓吾年譜

不爲恩情牽，含悽爲汝賢。反目未曾有，齊眉四十年。

其 三

中表皆稱孝，舅姑慰汝勞，賓朋日夜往，龜手事香醪。

其 四

慈心能割有，約己善治家。緣余貪佛去，別汝在天涯。

其 五

近水看魚戲，春山獨鳥啼。貧交猶不棄，何況糟糠妻？

其 六

冀缺與梁鴻，何人可比蹤？丈夫志四海，恨汝不能從。

復顧冲庵翁書是本年夏間之作。因爲冲庵勸他『來南通州』，書此以謝其厚意，並訴出門之難。（大概是因爲當路的壓迫吧）他說：

某非負心人也；况公蓋世人豪，四海之內，凡有目能視，有足能行，有手能供奉，無不願奔走追陪，藉一顧以爲重，歸依以終老也，况於不肖某哉？公於此可以信其心矣。

先說不去也不是有負於他；再說：

自隱天中山以來，再卜龍湖，絕類逃虛，近二十載。（天中山之隱，假定是萬曆四年丙子，到本年乙未爲十九年，故曰近二十年）豈所願哉？求師訪友，未嘗

李卓吾年譜

置懷，而第一念實在通海（特別思顧）；但老人出門大難，詎謂公猶惓惓念之耶？適病暑，侵侵冥寂，一接翰誨，頓起矣。——卓吾復顧沖庵翁書

（維之按：鈴木氏原文說復鄧石陽書是本年作的，我却以為錯誤了。因為書中有『年逼耳順』之語，顯然是五十八，九歲時，並不是本年六十九歲時。並且書中所說的全是十年前棄官隱居黃州後的心事。於本年黃宜人新死，他却半句也沒有題到他底新愁；鈴木氏說是黃宜人死前，或者是她後還未聽到消息時寫的；其實是十年前，宜人還健在時寫的。所以大胆把這一節移在萬曆十三年乙酉，五十九歲條下。想鈴木先生必是首肯的吧。）

耿楚空傳是本年十二月寫成的。卓吾與天臺和解之事，詳於此傳中。和解事當在本傳撰成之前不久。這篇傳文認為本年作者，因為有『苦余十有餘年』之語。傳中叙和解底始末如下：

既三年，余果東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既已戚戚無權，而天臺先生亦終守『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天臺或未窺物始，未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辨，未有休時，遂成扞格，直至今日耳。幸天誘我衷，使予捨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不畏寒，

李卓吾年譜

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由周思敬底跋看來，是十二月二十六日之事）天臺聞子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析獄，一言可以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年？（楚空死在甲申，至本年十一年）彼此不化，而後乃覺耶？設使未十年，而余遂死，余終可以不化耶？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耶？故至次日，遂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拱矣。——卓吾耿楚空先生傳的末段記說此傳連書三紙：第一紙給天臺，第二紙給定理之長子汝念及次子汝思，第三紙說是寄給定力（定理之弟，字子健）的。汝念送莊純夫到九江，從九江遣使報告和解的喜信給白下的周思敬（即友山，其女嫁汝思），思敬爲作傳跋。

卓吾思念莊純夫之回闕的詩也是這時作的。

莊純夫還闕有憶 卓吾

乘龍人歸去，誰復到吾門？薄暮多風雨，知子宿前村。

其二

海物多奇錯，蠟房味正清。夫妻共食噉，不得到麻城。

其三

三子皆聰明，必然早著聲。若能舉孝廉，取道過西陵！

其四

七十古來稀，知子能幾時？君宜善自計，莫念出家

李卓吾年譜

兒！

萬曆二十四年丙申

七十歲

春赴濟上，夏赴大同，秋赴上黨。

本年作豫約。這好像是他底遺囑，是龍湖生活之後的始末詳述。

我以為他因為去龍湖之後，變事幾時臨到他身上殊難預測，所以寫了這篇。

豫約底小引說：

余年已七十矣。且暮死，皆不可知。然余四方之人也，無家屬僮僕於此，所賴以供朝夕者，皆本院（龍湖上院）之僧，是故豫為之約。

豫約中底早晚容塔之項云：

我死不在今日也，自我遣家眷回鄉，獨在此落髮為僧時，即是死人了也。已欲他輩以死人待我了也。是以我至今，再不會遣一力到家者，以謂已死，無所用顧家也。故我嘗自謂我能為忠臣者，以此能忘家忘身之念卜之也。非欺誕說大話也。

——豫約，早晚容塔項

他身後處置底精密，真是可驚。他底書籍連女壻莊純甫也斷斷不肯給與；我想這是出於他底深慮。他說：

我愛書，須牢收我書，一卷莫輕借人。時時搬出日頭晒，晒乾便收訖。雖莊純甫近來以教子故，亦肯看書，要書；但決不可與之。且彼亦不知我死。縱或於別處聞知我死而來，亦不可與以我書。——焚書卷四春，赴濟上，就是到山東底濟寧府，寓於劉維底官署。

李卓吾年譜

(那時劉維做什麼官不明，也許是右僉都御史)

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參見而好之，即令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論之耳。——卓吾陽明年譜後語

關於當時的狀況，可由他底詩而推知。如南池二首，如太白樓二首，是同時之作，由其地其時而知。其辭如下：

南池二首(詩中所謂任城，即濟寧州) 卓吾
濟潔相將日暮時，此間乃有杜陵池。三春花鳥猶堪賞，
千古文章只自知。(其一)

水入南池讀古碑，任城爲客此何時？從前祇爲作詩苦，
留得驚人杜甫詩。(其二)

太白樓二首

世事真同水上浮，金龜好換酒家愁。山東李白今何在？
城下唯瞻太白樓。

天寶年間事已非，先生不隱又安歸？當時豪氣三千丈，
傾國名花贈玉妃。

夏六月耿定向天臺卒。

依焦竑天臺耿先生行狀(澹園集卷三十三)則定向生於嘉靖甲申(三年)十月十日生，萬曆丙申(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三。

夏尋梅國禎(衡湘)而赴大同。國禎於二十一年爲大同巡撫；若在鎮三年，(參看二十一年條)則本年尙在任。當時的狀況，是除了詩以外，別無可據。

晉陽懷古 (晉陽爲山西之太原) 卓吾

水決汾河趙已分，孟談潛出聞三軍。如何智伯破亡後

李卓吾年譜

，高赦無功獨首論？

過雁門二首（雁門在山西代州）

道當關用一夫，昔人曾此扞匈奴。如今冒頓來稽顙

，李牧如前不足都。

千金一劍未曾磨，陡上關來感慨多。關下人稱真意氣

，關頭人說白頭何？

渡桑間（間當作乾）

逢人勿問我何方，信宿并州卽我鄉。明日桑間橫渡去

，兩程又見梅衡湘。

初至雲中（卽大同）

錫杖朝朝信老僧，蒼茫山色樹層層。出門祇覺音聲別

，不審真身到白登。

由這詩看來，可見他是經過太原往北行了。上面初至雲中一詩，不知道是什麼季節；由下面這首芍藥詩看來，可知他是五月到的。

雲中僧舍芍藥 二首 卓吾

芍藥庭開兩朵，經僧閣裏評論。木魚暫且停手，風送花香有情。

笑時傾城傾國，愁時倚樹凭闌。爾但一開兩朵，我來萬水千山。

由下面的詩看來，可知他至少於七月間仍滯留在大同。

乾樓晚眺 三首 卓吾

呼朋萬里外，拍手層霄間。塞晚浮烟重，天空水月閒。

。斷雲迷古戍，落日照西山。幸有聲歌在，更殘且未還。

李卓吾年譜

凭高一灑衣，望遠此何時？正是中元節，兼聽遊女悲。
。杯乾還可酌，曲罷更題詩。願將北流水，彈與鍾子期。

中丞綏定後，攜我共登臨。所喜聞謠俗，非干懷壯心。
。山雲低薄暮，樓日壓重陰。欲歸猶未可，此地有知音。

下面這首詩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但大概是在大同作的，暫附記在此：

曉行逢征東將士卻寄梅中丞 卓吾

烽火城西百將屯，寒煙曉爨萬家村。雄邊子弟誇韁
，絕塞將軍蚤閉門。傍海何年知浪靜？登壇空自拜君
恩。雲中今有真頗牧，安得移來覲至尊！

聞懷林之死也是在大同，因下詩中有「龍堆」，「大同」之語。

哭懷林四首 卓吾

南來消息不堪聞，腸斷龍堆日暮雲。當日雖然扶病去
；來書已是細成文。

年少才情亦可誇，暫時不見即天涯。何當(爲?)棄我
先歸去，化作楚雲散作霞？

夢中相見語依依，忘卻從前抱病歸。四大已隨風火散
，去書猶囑寄秋衣。

年在桑榆身大同，吾今哭子非龍鍾。交情生死天來大
，絲竹安能寫此中？

卓吾有夜半聞雁五絕四首，其小引中有「余七十人也」或
「坦行闊步二十五載」等語，想是本年的作品。但第四

李卓吾年譜

首底自注有『後數歲，余竟赴冀北，過山陰，（在山西）其詞卒驗』之語，則又好像是數年前之作了。若削去注語，則爲本年之作甚明，暫存疑。

何時離開大同不明，也許有一歸龍湖之舉。秋間承劉維邀，赴沁水。

丙申歲，老子（指卓吾）以劉司空（司空之稱，因維曾爲工部尚書。但碑爲後年之作，此係追稱法）之約，至上黨（即沁水），余亦以校士至，云云

——汪本鈞卓吾墓碑記

由劉維底話，可知卓吾此次沁水之行，是劉維聘他爲其子姪之師的。他說：

比者讀禮山中，（二十年壬辰條裏曾引明史劉東星傳參看。謂其喪父也）草木餘息，懼有顛墜，特遣兒相（用相）就龍湖問業。先生欣然不遠千里，與兒偕來。從此山中，歷秋至春，（丙申秋至丁酉春）夜夜相對。猶子用健（維姪）復夜夜入室，質問學，庸大義。……相與健等，既獲錄其所聞之百二，予遂亟令梓行。

——劉晉川書道古錄首

劉維底故鄉是沁水底坪上村。卓吾九月九日在坪上有詩道：

九日坪上三首

卓吾

如鳥飛飛到處棲，今年九日在山西。太行正是登高處，無菊亦應有酒攜。

坪上無花有酒錢，慢將沽酒醉逃禪。若言不識酒中趣，可試登高一問天。

李卓吾年譜

身在他鄉不望鄉，閒雲處處總淒涼。故人若問涼邊事，日射坪田索酒嘗。

到了冬至，有感即謝主人劉維的詩說：

至日自訟謝主翁 卓吾

明朝七十一，今朝是七十。長而無述焉，既老復何益？雖有讀書樂，患失又患得，患失是伊何？去日已蹉跎，患得是伊何？來日苦無多。聰明雖不逮；精神未有害。筆秃鋒銛少，指柔龍蛇在。宛然一書生。可笑亦可愛。且將未死身，暫作不死人。所幸我劉友，供饋不停手。從者五七人，素飽爲日久。如此賢主人，何愁天數九。

這裏已經提過讀書之樂；但他別有讀書樂的詩，有「引」，引中有「雖古稀；猶能細書字」，那末，可說是今年之作了。大概不是在寓居坪上時作的吧。詩曰：

讀書樂 卓吾

天生龍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龍湖。龍湖卓吾，其樂如何？四時讀書，不知其餘。

讀書伊何？會我者多，一與心會，自笑自歌。歌吟不已，繼以呼呵。慟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無因，書中有人，我觀其人，實獲我心；哭匪無因，空潭無人，未見其人，實勞我心。

棄置莫讀，束之高屋。怡性養神，輟歌送哭。「何必讀書，然後爲樂。」乍聞此言，若憫不穀。

束書不觀，吾何以歡？怡性養神，正在此間。世界何窄，方冊何寬！千聖萬賢，與公何冤？

李卓吾年譜

有身無家，有首無髮。死者是身，朽者是骨。此猶不朽，願與偕歿。倚嘯叢中，聲震林鷗。歌哭相從，其樂無窮。寸陰可惜，曷敢從容？

下面這首除夕的詩是在坪上作的。

除夕道場卽事三首 卓吾

衆僧齊唱阿陀。人在天涯歲又過。但道明朝七十一，誰知七十已蹉跎。
坪上相逢意氣多，至人爲我飯樓那。燒燈熾炭紅如日，旅夕何愁不易過。
白髮催人無奈何，可憐除夕不除魔，春風十日冰開後，依舊長流沁水波。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七十一歲

春，尙在沁水坪上村。清明節代劉維作祭無祀文。秋，九月在北京，有九日至極樂寺的詩。

汪本鈞之哭卓吾文云：

丁酉又尋師（指卓吾）于北京極樂寺。

九日之詩如下：

九日至極樂寺，聞袁中郎且至，因喜而賦。

卓吾

世道由來未可孤，百年端的是吾徒。時逢重九花應醉；人至論心病亦蘇。老檜深枝喧暮鷗；西風落日下庭梧。黃金臺上思千里，爲報中郎速進途。

他是在等着袁宏道呢。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 七十二歲

春在北京，夏初到南京，寓永慶寺，轉居牛頭山，攝山

李卓吾年譜

下面的詩是本年正月寓居在北京極樂寺時作的。

閉關

卓吾

閉關正是爲參禪，一任主人到客邊。無奈塵心猶不了，依然出戶拜新年。

元日極樂寺大雨雪

萬國衣冠共一新，婆婆獨占上方春。誰知向闕山呼日；正是花飛極樂辰。寂寂僧歸雲際寺；溶溶月照隴頭人。年來鬢髮如刀落，欲脫塵勞卻惹塵。

元宵

元宵真是可憐宵，獨對孤燈坐寂寥。不是齋居能養性，噓心幾被雪風搖。

春出北京，乘舟南行，過滄州，而四月抵白下。

今春予借焦弱侯，放舟南邁。過滄洲（州之誤），見何泰寧，泰寧視龍谿爲鄉先生，其平日厭飫先生之教爲深。……秋九月，滄洲使者持泰寧手札，果來索書白下。適予與弱侯咸在館，弱侯遂付書，又命予書數語，述泰寧初志，并付之。計新春二三月（謂二十七年春），予可以覽新刻矣。

——卓吾龍谿先生文錄抄序

四月到白下的事，請參看卓吾之書晉川翁壽卷後（焚書卷二）。

明年（謂本年戊戌）春，弱侯焦先生迎師（卓吾）抵

白下，爲精舍以居。——汪本鈞哭卓吾文

這是和焦同到南京的證據。

李卓吾年譜

夏初，舟抵淮揚間，矯首以望，輒有天際真人之想，恨不能奮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遣一人奉慰；趨赴未行，乃爲門下所先，益愧慊不自安矣。……緬惟戎馬郊生，運籌無主，如門下者，尙使之高臥東山，時事可知矣。

——焦竑答顧中丞（澹園續集卷五）

這是焦竑初夏到揚州時，聽見顧養謙夫人底不幸事，而寄給養謙的信。

仲夏寓永慶寺，余永寧著永寧問答。

永寧那書底序上說：

萬曆戊戌仲夏，古歙余永寧，與世徵同遊白下，問學於楊復所（名起元）先生。先生曰，濶陵李卓吾今之善知識也。現寓永慶寺中，曾相見否？

（註：永慶寺：在城內北門橋，鐵塔寺後。梁天監中，永慶公主香火，因名。寺有塔，又名曰白塔寺。明洪武間重修，賜今名。寺左數十步，卽謝公墩。

——陳文述秣陵集，永慶寺詩小序

鐵塔寺：明一統志云，鐵塔寺在府西北岡長，劉宋時建，名延祚，前有二鐵塔，宋乾興初造，今復建延祚閣於東偏。

還有兩條記事，也是證明卓吾借焦竑南歸白下的事：

余不出山久，萬曆戊戌，從焦弱侯至白下，詣定林庵，而庵猶然無恙者，以定林在日，素信愛於弱侯也。

——卓吾定林庵記

李卓吾年譜

萬曆丁酉，予受學於復所楊師，師謂予曰……予於是景仰焦先生若山斗然。乃先生官翰苑，侍講東宮，請見無由。歲戊戌，先生翩然南歸，予獲聞緒論，如飲甘露。云云

——明德堂答問引，焦竑門人某記（澹園集卷四十九）
焦竑底下面這首詩，大概是夏秋之交底作品。

同李比部永慶禪房小集二首 焦竑

一笑同幽事，移樽向夕陰。長風吹片雨，蕭颯動高林。

自愛邱中賞，還同澤畔吟。相看意不盡，涼露滿衣襟。

其二

化城圍野色，空翠落秋陰。與客開香積，談玄傍竹林。

梵天留宴坐，花雨助清吟。——酌那爲貴，因之披素襟。

——焦竑澹園集卷三十九

焦竑比較卓吾與楊復所底人品說：

當是時，溫陵李長者與先生（楊復所）狎主道盟。然先生如和風甘雨，無人不親；長者如絕壁巉巖，無罅可入。二老同得法於盱江（羅近溪）而其風尚懸殊如此。余以爲未知學者，不可不見先生；不如此，則信向靡定。既知學者，不可不見長者；不如此，則情塵不盡。天生此兩人，激揚一大事於留都，非偶然也。

——焦竑題楊復所先生語錄（澹園集卷廿二）

關於攝山的生活，則有六月，七月九月底詩，如下。

李卓吾年譜

六月訪袁中夫攝山（中夫卽中道卽小脩） 卓吾
懷人千佛嶺，避暑碧霞巔。試問山中樂，何如品外泉。
陰陰藤掛樹，隱隱日爲年。坐覺涼風至，披襟共灑然。

雨中塔寺，和袁小脩韻
無端滯落此江瀕，雨濕征衫逢故人。但道三元猶浪跡；
誰知深院有孤身！才傾八斗難留客，酒賦千鍾不厭貧。
自是仙郎佳況在，何妨老子倍精神。

（塔寺卽永慶寺；時在七月間，因詩中有云「三元」）

九月同袁中夫看菊，寄謝主人
去年花比今年蚤，今年人比去年老。盡道人老不爲舊，
誰信舊人老亦好。
秋菊總開舊歲花，人今但把新人誇。不見舊日龍山帽，
至今猶其說孟嘉？
去年我猶在陰山，今年爾復在江南。傍人錯指前身是，
一是文殊一瞿曇。
花開於我復何有？人世那堪逢重九？舉頭望見鍾山高，
出門便欲跨牛首。袁生，袁生，攜我手，欲往何之仍掣肘。
雖有謝公墩，朝朝長在門。雖有階前塔，高高未出雲。
褰裳緩步且相隨，一任秋光更設施。天生我輩必有奇，
感君雅意來相期。
入門秋色上高堂，烹茶爲具呼兒郎。歡來不用登高去，
撲鼻迎風尊酒香。

李卓吾年譜

子美空吟白髮詩，淵明采采亦徒疲。何如今日逢故知，菊花共看未開時。

下面的詩中有『天涯霜雪』語，可知其爲冬天的作品。

喜楊鳳里到攝山二首 卓吾

十年相守似兄弟，一別三年如隔世。今日還從江上來，孤雲野鶴在山寺。

隱別龍湖才幾時？天涯霜雪淨鬚眉。君今復自龍湖至，鬚裡有絲君自知。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

七十三歲

滯留在白下。

有又復冲庵書，爲本年二月間之作。文云：

向在龍湖，尚有長江一帶爲我限隔；（參看二十三年乙未之復願冲庵翁書）今居白下，只隔江耳。（與南通州爲對岸）住來十餘月矣，（自去年戊戌四月到白下，數至本年二月爲十一箇月）而竟不能至。或一日而三四度發心……計不出春三月矣。（謂三月中當往訪）先此報言，決不敢食。——卓吾又復冲庵書寄書願養謙而促其奮起者，或在本年。但明室於本年四月間以朝鮮事件之平定詔告天下，則作書當在其前。書云：

四月間訂書晉川翁壽卷後，中云：

此予丙申（二十四年）坪上筆也，今又四年矣。復見此於白下，覽物思仁壽，意與之爲無窮。公今暫出至滙上。（由此語可知劉維以事來揚州，請卓吾寄壽卷）……余以昨戊戌初夏，至今又一載矣。（由此推知

李卓吾年譜

此書爲本年四月間作。）

大概是春夏之交吧，他有邵寄詩四首。這大概是卓吾由白下寄贈給麻城的澹然女士的。

邵寄四首

卓吾

一 回飛錫下江南，咫尺無由接笑談。邵羨婆須密氏女，發心猶願見瞿曇。

其 二

持鉢來歸不坐禪，遙聞高論卻潸然。如今男子知多少，盡道官高卽是仙。

其 三

盈盈細抹隨風雪，點點紅粧帶雨梅。莫道門前車馬杳，子規今已喚春回。

其 四

聲聲喚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動塵。欲見觀音今汝是，蓮花原屬似花人。

七月焦竑等在金陵刻藏書，九月工畢。

根據焦竑底序和方時化底書後。

本年秋歸龍湖。

這是由焦竑底詩想像的。（詩將引在明年庚子之條）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

七十四歲

在麻城之龍湖。本年冬赴商城。

當路對於卓吾的迫害，恐怕是本年夏間起的。

泉州府志（文苑傳）裏說：

贊遂至麻城，築室龍湖寺中。著書談道，聽者日衆。間有宦門闈壺，亦致籠帛受業，坐是喧闐郡邑。

李卓吾年譜

，符卿周公宏鑰曰：「李先生學已入禪，行多誕，禍不旋踵矣。」會馮應京爲楚僉事，毀龍湖寺，寘諸從遊者法。贊再往白門，與太史焦竑尋訪舊盟，南都士靡然嚮之。

卓吾再次往白下，乃在戊戌（即本年之前二年），上面這段記事把先後弄錯了；不過所記的馮應京底毀壞龍湖寺，把那些從遊卓吾之門的人們置於法，這倒是事實。依明史（卷二三七）裏的應京傳看來，應京是在萬曆二十八年擢爲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繩貪墨，摧奸豪，風采大著」的。他處置卓吾必定是在這時了。

下面的詩，其季節是夏天，也許是卓吾離開龍湖，要到北京去時作的，雖然證據沒有。暫且附載在這裏：

赴京留別雲松上人 卓吾

支公遯跡此山居，深院巢雲愧不如。自借松風一高枕，始知僧舍是吾廬。風吹竹柏袈裟破，月滿池塘鐘磬虛。獨有宿緣酬未畢，臨岐策馬復躊躇。

易因好像是本年刻的。

卓吾底易因小序云：

今余年七十又四矣。偶遊都下，獲偕焦弱侯先生南行。先生深明易道，其徒方時化者，亦通易。以先生家白下，即自新安徙家，來就先生以居，以故每夜輒會，每會輒講，每講輒與坐而聽焉；有新得，時化又輒令其徒汪本鈞記載之。

此文自「偶遊都下」以下爲括約的文章。其遊都下，與焦

李卓吾年譜

弱侯南行的事，是在二十六年戊戌，七十二歲時。關於方，汪二人底事，正和汪本鈞哭卓吾文底記事相一致。汪文云：

丁酉又尋師（卓吾）於北京極樂寺……明年春（即戊戌春）弱侯焦先生，迎師抵白下，爲精舍以居。時方先生伯雨絜家往就焉。師因與讀易其間，每至夜分始徹（撤）。鈞不過從傍作記載人。而易因梓矣。

這裏所謂「易因梓矣」一句，不是直承「明年春……」的；其上梓之時，是本年庚子，即卓吾所謂「七十又四」歲時底事實。又和卓吾底九正易因序中：

易因一書，予既老，復遊白門而作也。三得就此。（自七十二歲戊戌至七十四歲庚子爲三年。其實他早就研究易理了。）

的話相一致。

焦竑寄給卓吾的下面這兩首詩大概是本年秋間作的。

寄宏甫 二首

焦竑

歸田仍作客，散步自安禪。去我無千里，相違忽二年。
夢醒江閣雨，心折楚雲天。寥落知音後，愁看伐木篇。

其二

風雨秋偏急，懷人鬢欲絲。飄零違俗久，歲月著書遲。
獨往真何事，重過會可期。白門遺址在，相爲理茅

矣。

——澹園集卷三十九

通政使楊時喬上疏排斥羅近溪之學與佛學相混而禁止之。

明史稿楊時喬傳曰：

時喬受業永豐呂懷（呂懷為廣信永豐人，湛若水，甘泉，之高弟。每言必曰王陽明底良知和湛甘泉底體認天理同旨。謂其要在變化氣質，作心統圖說以明之。——明史卷二〇八）最不喜王守仁之學，闢之甚力。尤惡羅汝芳（近溪）。官通政時，（時喬何時任通政使之官不明，約在萬曆二十八左右）具疏斥之曰：『佛氏之學，初不瀕於儒，乃汝芳假聖賢仁義心性之言，倡為見性成佛之教。謂吾學直捷，不假修為，於是以前傳註為支離，以經書為糟粕，以躬行實踐為迂腐，以綱紀法度為桎梏，踰閑蕩檢，反道亂德。莫此為甚。而後學轉相信從，禍將安極？望勅所司明禁，用彰風教。』詔從其言。

——明史稿列傳一〇三楊時喬傳

——明史卷二二四本傳同

耿天臺底觀生紀裏說，前此隆慶元年已有彈劾王龍溪，羅近溪者，天臺記載申救二人的事道：

七月（隆慶元年丁卯）陞大理寺右寺丞，八月還京，九月駐和州，草舉劾疏，暨申救羅維德（近溪）王龍溪（畿）疏，是月終還里。

大學士沈一貫憎惡黃慎軒等底禪學。

沈德符底野獲編說：

李卓吾年譜

己亥庚子間，楚中袁玉蟠太史，同弟中郎，與皖上吳本如，蜀中黃慎軒，最後則浙中陶石簣以起家繼至，相與聚談禪學，旬月必有會，高明士夫，翕然從之。時沈四明（一貫）柄政，聞而憎之，其憎黃尤切至。

——野獲編卷二十七，紫栢禍本條

（註：黃慎軒卽黃輝。輝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隸四川順慶府）人，與焦竑同爲萬曆十七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而升爲東宮之庶子，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明史卷二八八有傳。）

這些相類的事情和其他的事情相錯綜起來，竟使卓吾受迫害。

汪本鈞說：

庚子冬，師（卓吾）讀易於黃檗山（山在河南省光州商城縣，當麻城之東北）改正易因，適馬誠伯先生（馬經綸）自北通州來，訪師山中，越春二月，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

——汪本鈞 哭卓吾文

這裏不說易因的問題，要注意的是卓吾在本年庚子之冬，任意入黃檗山讀易經，又遇馬經綸來訪，遂於翌年（辛丑）春相伴赴北通州。

又，居士傳裏說：

御史馬經綸嘗往問易義，大服，事以師禮，奉之入黃檗山，旋御以北，館於通州。

這裏所述的，時期不明，但可注意的是，卓吾之入黃檗山是由于馬經綸底奉迎。

李卓吾年譜

兩書所說都是表面的敘述，不明其裏面的真相。經綸雖或也有問易之意；但其真相則在使卓吾避免當路底迫害。李溫陵外紀卷四載有馬誠所（經綸）之與當道書。第一書中以卓吾爲『七十五歲之老翁』，好像是明年辛丑歲底書信；但是我考覈事實，確信七十五者乃七十四之誤算；所以該書當是本年庚子之作。書中替卓吾辨解（辨解文引於後）之後，說：

然則卓吾今何在？弟蓋奉之寓商城黃檗山中耳。稍待春和，弟擬奉之入湖廣省城。

——馬誠所與當道書其一

這是指本年冬入黃檗山底事實。而馬經綸當草此書時，本來是要於明春（辛丑歲之春）伴卓吾入武昌的；然而後來却爲了什麼緣故，放棄其入武昌的計劃，而伴往自己所住的北通州。

卓吾被迫害的狀況，詳於馬之前書中，引用其有關係的部分如下：

卓吾不能安其身於麻城，聞檄被驅，狼狽以避。雖黃堂四品大夫，大明律所謂『以禮致仕，與見任官同』者，而地主獨不相容。雖以七十五歲（五當爲四之誤，因與同文中之「然則卓吾今何在」云云，及注本經之哭文兩立故也）風燭殘年，孔大聖人所謂『老者安之』而顧毀其廬，逐其人，並撤其埋藏此一具老骨頭之塔，忍令死無葬所而不顧，此豈古今之勢異哉？緣麻城人以「異端惑世」目之，以「宣淫」誣之耳。

——馬誠所與當道書（其一）

李卓吾年譜

夫麻城之人，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惑世，未嘗不知此老之不能宣淫，亦未嘗不憐此老之衰老，即有言語小嫌，未嘗不少忍以待此老之死；然今日獨忽然爲此事者，其意不在此老也，昭昭著矣。彼蓋藉「宣淫」之名，以醜詆其一鄉顯貴之族，（指梅國楨之族，更見後文）又藉逐僧毀寺之名，以實其宣淫之事。於是，賄衆狂吠，若以爲公論公惡焉耳。此其機械誠深，而其用心亦太勞矣。

——同上

由此看來，卓吾是在（一）異端惑世，（二）宣淫之污名下，被（一）放逐於麻城，（二）破毀其屋廬，（三）撤去其納骨之塔了。

那末，卓吾之入黃檗山，不外乎是受了放逐令而狼狽逃避的罷了。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

七十五歲

二月與馬經綸同至北通州，寓居於馬氏家。

汪本鈞曰：

辛丑歲，老子以馬侍御之約至通州，而余適起官霸上（霸上在通州附近）約相見于侍御之別業。

——汪本鈞卓吾墓碑記

卓吾曰：

易因一卷，予既老，復遊白門而作也，三年就此。（以上已引）封置筴笥，上濟北，讀易於通州馬侍御經綸之精舍，晝夜參詳。更兩年，而易之舊者，存不能一二。

——卓吾九正易因序

李卓吾年譜

本鈞又曰：

越春二月，(上承庚子冬，故爲本年辛丑之春)師與馬先生同至通州。既至，又與讀易，每卦自讀千遍。又引坡公話，語鈞曰：『經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近一年所，而易因改正成矣。名曰九正易因。

——吳卓吾文

据此，則卓吾於本年二月去黃檗山而就通州馬氏。易因成於庚子之歲，更自該年冬至今年辛丑之間加以改正，成九正易因。卓吾說『更兩年』，本鈞謂『近一年所』，則九正易因當成於本年冬。

帝京景物略曰：

先是，有與中丞(梅中丞即國禎)構者，幻語又聞，當事又逐之，至火其居。(此謂麻城之放逐焚廬，爲去年庚子年之事)於是，馬侍御經綸迎之通州。至，與馬公讀易，每卦千遍。一年而九正易因成。

——帝京景物略卷八，李卓吾墓之條

遺和前記底事實相一致。

萬曆三十年壬寅

七十六歲

寓居於通州之馬氏家。因張問達之疏劾而投獄，三月自殺於獄中。

卓吾在死前不遠，嘗對汪本鈞說，要老於盤山。(盤山在今河北薊州西北二十五里，一名盤龍山)他說：

時紫柏老人在戒壇(在北京說法)余意欲爲二老者，(紫柏與卓吾)作小西天主人，旁觀宗門下事，

李卓吾年譜

，而忽有河上之役，行矣。行而念老子不置，復過辭于侍御之別業。老子愴然曰，『願以紙筆來，爲公書證道歌一副，異日見書如見我也。』余亦愴然不能應，徐曰，『將作鹽梅于鄉黨，迎先生歸龍湖。』老子曰，『吾百年之計，在盤山矣。』別後老子竟遭惡口，被逮至禁衛，蒙主恩不殺，而老子自殺以應其言。

——卓吾墓碑記

卓吾死前數日曾與汪弼本約，欲歸晉江。汪說：

我臨行時，先師(卓吾)還約我同到晉江，且結以生死事。及歸家，見老母無恙，即欲走北京，來伴先師，何一別不過幾日，遽爾如此也。早知如此，我決不歸。

——汪弼本寄上人書

据沈德符野獲編之說，有謠傳謂卓吾著書詆毀大學士沈一貫，但沒有證據；竟於張問達底疏劾中見之。沈曰：

[卓吾]壬寅曾抵郊外極樂寺，尋通州馬誠所侍御，留寓於家，忽蜚語傳京師云：『卓吾著書，醜詆四明相公(沈一貫)四明恨甚，蹤跡無所得，禮垣鄒諫張誠字(明遠)遂特疏劾之，速下法司，亦未必欲遽置之死，李愼極自裁，馬悔恨亦病卒。』

——野獲編卷廿七，二大教主之條

本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註：張問達，字德允，——似又有誠字，明遠等稱——涇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進禮科都給事中。劾晉江李贄邪說惑

李卓吾年譜

衆，逮死獄中——明史稿列傳一二一張問達傳）者上疏彈劾卓吾，其文如下：

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節，與無良輩遊，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搜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大夫，亦有誦呪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歸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勅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司政司，將贄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毋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

——張問達劾李贄疏（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引神宗實錄）

這劾疏一上，勅旨便準容彈劾。

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拏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

李卓吾年譜

留。如有黨徒，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

——（顧炎武引神宗實錄）

便這樣在惑世誣民底罪名之下拏捕卓吾，燒行已刻未刻的書籍了。

同年三月，有禮部尙書馮琦者，鳴儒者之道混入佛說之非，謂如此種類新說的書籍，一概要燒，尤其在考試底答案裏要禁止。他底奏請文如下：

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寢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驚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則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程朱，惟南華天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規，掃滅是非廉耻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畧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踳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伏乞天語

李卓吾年譜

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即能實詣其極，亦與或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于吾道之內。（顧炎武註：如陳白沙，王陽明）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于吾道之外。（顧炎武註：如李贄之徒）非聖主執中建極，羣臣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

——馮琦奏（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引）

這個奏議上後，勅旨命再詳細上奏取締之法。且因老釋之道與儒術各異，若於山林獨修，却可以隨意，若官吏而爲之則不許。勅曰：

祖宗維世立教，尊尙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中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尙者，任其解官自便。

——（顧炎武日知錄引）

上面這勅旨中『開列條款奏來』的命令，結果是卓吾底拿捕投獄。馬經綸底與當道書（其二）怕是這時作的。其中有說：

彼（指卓吾）既自異於今之人矣；今之人其誰不以彼爲異爲頗？……既以彼爲異爲頗矣；則忌者誣之曰『淫縱』，便信以爲真淫縱；忌者誣之曰『勾引』，便

李卓吾年譜

信以爲真勾引。何也？其心誠疑之也。……夫以七八十歲垂盡之人，加以淫縱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且所謂麻城士女云者，蓋指梅衡湘（即國楨）守節之女（即澹然大士）言也。夫衡湘身冒矢石，爲國討賊，凜凜大節，是當今一個有數奇男子，乃有女不能制，有家不能正，有仇不能報，有耻不能雪，必待諸公爲抱不平，而慷慨陳言，代爲處分，世間嘗有此理否？！……蓋此事起於麻城士夫相傾，借僧尼宣淫名目，以醜詆衡湘家聲，因以壞衡湘之官，如斯而已。

——馬誠所與當道書（其二）

這是說加卓吾以淫縱勾引之名是不正當的，言者底真意是要損壞梅國楨底名譽。

又說：

夫評史與論學不同。藏書品論人物，不過一口斷耳，卽有偏僻，何妨折衷。乃指以爲異爲邪，如此，則尙論古人者，祇當尋行數墨，終身唯殘睡是嚙，不敢置一喙耶？……卓吾先生，乃陽明之嫡派兒孫也，行己雖柄鑿世人，而學術實淵源於先正，平生未嘗自立一門戶，自設一藩籬，自開一宗派，自創一科條，亦未嘗抗顏登壇，收一人爲門弟子。今李氏刊書，遍滿長安，可覆按也。乃不摘其論學之語，商量同異，而願括其評史之詞，判定邪正，何也？！——同上

這是辨解摘評史之語以判定邪正之爲不當。

然而卓吾終于被逮而下詔獄。（月日不詳）這時，馬經綸更寫信給當路者，熱心地爲卓吾辨冤。所謂當路者很

李卓吾年譜

多，現在雖不能一一詳知其爲誰氏；列舉之則有：李麟野都諫，蕭司寇，太史黃毅庵，黃慎軒，都諫桂徵堂，楊鳳麓，白紹明，楊盤石，吏部，王澹生，胡少白員外，黃慎軒宮諭（重出），王憲葵儀部，周礪齋司業，王泰字金吾，王翼廷主事，楊淇園道長，沈相公等許多。其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書中有如下的話：

卓吾先生之素行何如也？宦游二十餘年，一介不取，清標苦節，人所難堪。海內薦紳，誰不慕悅？夫以如是人品，如是操履，而以踰閑蕩檢之事誣之，亦大不倫矣。

至于著述，人各有見，豈能盡同？亦何必盡同？有同有異，正以見吾道之大，補前賢之缺。假使講學之家，一以盡同爲是，以不同爲非；則大舜無兩端之執，朱陸無同異之辨矣。

先生有官棄官，有家棄家，有髮棄髮；蓋其天性孤峻，真行己志，老來任便，有何不可？世之人甘一官若飴，數日不近婦人若死，甚至塗抹鬚髮，外以求憐上官一日之容，內以取媚姬妾半刻之。習以成風，賢者不免。其視先生之素行，愧乎不愧乎？

——馬誠所與李麟野轉上蕭司寇書（溫陵外紀卷四）

又曰：

先生之寓通州，非先生意也。不佞冒走三千里，訪之黃檗山中，隨攜而北，以避楚難云耳。今先生七十六歲，形容憔悴，動履艱澀，病困垂絕，豫草遺言；不佞見令營葬潞水之西，此通國人士，所共見也。先

李卓吾年譜

生業已無意於人世，又何意於都門？乃過盧先生入都，而以勾引士女爲詞乎？無論勾引非所以論先生，都中士女，果一七十六歲老醜病夫所能勾引否耶？……大凡少年有志讀書者，必不肯近婦人；少年喜近婦人者，必不肯讀書。既以著書爲先生罪，又以淫縱爲先生罪。既曰晚年削髮，又曰勾引婦女，不亦相矛盾乎？此真可笑之甚矣！——同上

這樣爲卓吾辨解，可說是情理兼盡了。

我要把這位爲卓吾庇護的馬經綸底人品，始終一貫的人品顯示出來，抄錄明史稿底傳文如下：

馬經綸字主一（又有誠所之稱），順天通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肥城知縣，入爲御史，廿三年冬（爲兵部軍政考選事，東廠太監張誠之家奴錦衣副千戶霍文炳之遷任事，以致給事中，御史等言官數十人，一齊免官罰俸，九卿大臣也被罰）經綸憤甚，抗疏曰：『……（其末段）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一也。言官本無大罪，一旦震怒，罪以失職，無一敢抗命者，既大失人心，必上拂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陛下之不郊不禘，不朝，不講，不惜才，不賤貨，咎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非常之災，不知陛下，爾時能抗天命否乎？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甚明。陛下獨不思自爲社稷乎？』帝大怒，亦貶三秩，出之外，（工科都給中林熙春，御史鹿久徵，南京御史林培等也疏陳時政。）帝追怒經綸，竟斥爲民。既歸，柱門卻掃，凡十年卒。門人私諡聞道先生。

李卓吾年譜

——明史稿列傳一〇九馬經綸傳

汪本鈞記述卓吾之死如下：

壬寅年五月二十六日，弟子汪本鈞接鈍夫莊先生書，而知吾師竟引決矣。師春間病通州，有遺言，『葬通州』。到都門而病猶未愈。夫不肯病死，竟引決而死；此嚮者五死篇之所由作邪！鈞自三月十二日別師，師遽于三月十五日引決，到十六夜子時，長往矣，曾幾何時也？！不獲親聽遺教，聞之痛恨欲死！

——汪本鈞哭李卓吾先師告文

由這一段文字，我們可以知道卓吾是三月十五日自刎，於十六日之夜子時死的。也許是馬經綸底辯解奏了効吧。卓吾在自刎之前，好像是已得免死刑了呢。關於這，汪本鈞說：

別後老子竟遭惡口，被逮至禁衛，蒙主恩不殺，而老子自殺，以實其言。

——汪本鈞卓吾墓碑記（溫陵外記卷一）

馬經綸說：

先生視死生平等；視死之逆順平等；視一死之後，人之疑信平等。且不刎於初繫病苦之日，而刎於病蘇之後。又不刎於事變初發，聖怒難測之日，而刎於群喙盡歇，事體漸平之後，此真不可思議。其偈有曰：

志士不忘在講塾，

勇士不忘喪其元。

先生故用此見成頭巾語，障卻天下萬世人眼睛。具佛眼者，可令此老瞞過耶？

李卓吾年譜

馬誠所答張又玄先生書（溫陵外記卷四）
『蒙主恩不殺而老子自殺』，『芻於事體漸平之後』這真是
不可思議！

因為卓吾在五死篇中說：

既無知己可死，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

也可說是他要實現他這樣的信念；或者他另外爲了別的事情。也有人說當時有人在北京講佛學，有一派人信奉他，同時被目爲異學，爲人所忌嫉；其禍遂發於卓吾身上。如卓吾底同志陶望齡之說如下：

此間（謂北京）舊有學會，趙太常，黃宮庶，左柱史主之。王大行繼至，頗稱濟濟。而旁觀者指目爲異學，深見忌嫉。然不虞其禍乃發於卓吾也。七十六歲衰病之身，重罹逮繫，煩冤自決，何痛如之！

——陶望齡與周海門書

這確是一件表面的事情。余永寧却說出下面的事實：

先生古之『爲己』者也。爲己之極，急於爲人。爲人之極，至于無己。則先生者，今之爲人之極者也。吾方意先生將爲萬乘賓，著之東方生，而毒斯人。而先生其遂沒乎？

——余永寧李卓吾先生告文（溫陵外紀卷一）

又說：

先生嘗以士爲知己者死。然不死溫陵，不死秣陵，而竟死燕京者，燕京故多知己乎？乃有相親如馬公，業已知先生矣。聞聖天子將睿覽天下書，行且又知先生矣。先生憲章高皇，聖天子紹述高皇，則高皇在天之

李卓吾年譜

靈，計且默相。吾知先生行受知於聖天子不卜可期，先生其可死而死者乎？

——同上

所謂『聖天子將覽其書而知之』，所謂『將爲萬乘賓』者單是卓吾崇拜者底希望吧？是想像而近于事實的吧？如果是事實的話，那末，妨礙卓吾入都的，便是這個事實了。讒毀者底忌嫉卓吾也是以此點爲最的了，這或者是他憤然自決的真因。

焦竑關於卓吾底死，嘆息着說，若使潘士藻在，便可免於死了。（士藻於庚子十月二十九日卒，年六十四。——澹園集卷三十，雪松潘君墓誌銘）他說道：

自吾師天臺先生倡道東南，海內士雲附景從。……而與吾輩遊，獨去華氏爲最久。當是時，自天臺教外，旁出一枝，則有溫陵李宏甫。去華並師而嚴事之。吁，其盛已！上華諱士藻，學者稱爲雪松先生。世居婺源之桃溪。……今歲（萬曆三十年壬寅）宏甫以誣被逮，死燕邸，余旣不能奮飛，而相知者率陰拱而不肯援；使君而在，亦豈至此極也？嗚呼痛哉！

袁宏道，周汝登等聞卓吾之死，均有詩哀悼，今錄其若干首於下：

紀事十絕（壬寅三月十九日） 袁宏道

消息遙從天外來，飛雲蕭颯滿燕臺。祇今一枕羲皇夢，化鶴騎鯨莫浪猜。（其一）

萬井蕭條杼軸空，尋常啓事日留中。豺狼當道憑誰問？妬殺江湖老秃翁。（其五）

李卓吾年譜

憶昔分攜路水涯，青牛迢忽度流沙。憑君指點歸真處，
吳楚燕閩共一家。（其六）

宇寅茫茫一幻身，世間誰識去來因？唯應相伴東坡叟，
奎宿雙輝帝座臣。（其十）

弔李卓吾 二首 周汝登（海門）

半成伶俐半湖塗，惑亂乾坤膽氣粗。惹得世人皆欲殺，
眉毛浪藉在圈圍。

天下聞名李卓吾，死餘白骨暴皇都。行人莫向街頭認，
面目由來此老無。

卓吾死而葬於通州北門外馬氏莊迎福寺之側。

帝京景物畧曰：

時欲老盤山，當道疏上，指爲妖人，逮詔獄。尋得其
實，議發還籍矣。（使歸本籍晉江）曰：『我年七十
六，作客平生，何歸爲？』遂以薙髮刀自刎。馬公痛
哭曰：『天乎，先生妖人哉？有官棄官，有家棄家，
有髮棄髮。其後一著書老學究，其前一廉二千石也。
乃收葬之，葬之通洲北門外迎福寺側。

——帝京景物略卷八

天廬處士白東奎（即白紹明）所撰李贊事畧曰：

馬公痛哭，乃收葬之通州迎福寺側。秣陵焦氏（謂焦
竑）黃梅汪氏（謂汪本綱）各撰碑銘，稱卓吾『老子』。

景物畧曰：

卓吾生平求友，晚始得通州馬侍御經綸也。其葬通州
卓吾老，馬迎之，生與俱也。死，于是乎殯，塚高一

李卓吾年譜

丈，周列白楊百餘株。碑二：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秣陵焦竑題。一卓吾老子碑，黃梅汪可受（即本鈞）撰，碑不誌姓名鄉里，但稱『卓吾老子』也。

——景物略李卓吾墓之條

景物略的記事是對的。

依白東奎說則焦，汪，各撰碑銘。焦氏底碑文現在沒有傳下來。汪氏底墓碑記，現在還存於李溫陵外記（卷一）裡。由汪記看來，則卓吾底碑文是袁中郎撰的，說中郎聞死耗記之。

光緒順天府志（卷二十六，冢墓，通州之部）中引日下舊聞說：

李贊墓，在城北（通州城北）三里，迎福寺西，有碑。

我在大正十五年（即民國十五年）九月因事往北京，一日到通州郊外迎福寺去訪李卓吾底墓，唯見一碑石臥在田間草莽中。那大概就是焦題的墓碑了，碑陰刻有萬曆壬子（四十年）二月新安詹軫光之摩記。其文如下：

李卓吾先生碑陰記

嗚呼，此明李卓吾先生墓也。先生以死友之誼，就馬侍御於通州，及被逮，不可辱而自刎，則侍御搜其遺骸，歸葬之。今其塚巋然，其白楊森森然也。嗚呼，世之無朋友也久矣。乃有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葬，如侍御者，則千古之友道，未墜地也。侍御立朝，直聲動天下，天下望而震焉。獨析節先生

李卓吾年譜

於師友之間，則先生可知已。余獲御先生於有年，先生蓋目余爲小友，今已再展先生墓，而茲石依然草莽也。嘆侍御不可復作，而諸其嗣子健順，出大也所爲題字。泣而曰：『順不肖，敢忘先君子之義哉？』遂摹勒成而樹之。時萬曆壬子之二月口。嗚呼！千秋百歲後，有景行先生，而思一識其藏者，此碑可藉不朽云。先生諱贊，溫陵人，侍口口經綸，鳳陽人，而余則新安詹軫光也。

弔卓吾先生墓 二首 詹軫光
(詩畧)

(附口之文字磨滅不明，或爲後人之誤填。)

除了這塊墓碑之外，無有存者。

余永寧輯李卓吾先生答問 (見余永寧告文)

萬曆三十一年癸卯

「妖書」事件起，僉紫栢 (烏以峯氏曰：紫栢姓沈) 達觀歿。

野獲編曰：

次年 (卓吾自殺之次年) 癸卯，妖書事起，連及郭江夏 (明史卷二二六郭正域傳：正域字美命，江夏人，妖書之事見於傳) 并郭所厚數名。御史康驥漢 (丕揚) 因劾達觀師，捕下獄。有一蠢郎曹姓者，笞之三十，師不勝恚，發病歿。

——野獲編卷二十七，二大教主之條

萬曆三十二年甲辰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

李卓吾年譜

馬經綸之卒在今年或前一年。

萬曆三十七己酉

卓吾底續藏書出。

焦竑底續藏書序裡說：

歲己酉眉源蘇公，弔宏甫之墓，而訪其遺編於馬氏，於是續藏書始出。余鄉王君惟儼梓行之，而屬余引其簡端。

李維楨底序說：

先生（指卓吾）生平與焦太史揚扈爲多，而絕筆趙人馬侍御家，閩人蘇郡伯得之，金陵王惟儼行之，新都江似孫校之。

李維楨更刻王本。

萬曆四十年壬子

秋余永寧大來刻李卓吾先生遺書

余永寧序遺書說：

余素仰慕李卓吾先生。……與友人吳得常謁先生。……前後受益先生者尤且侈，載在永慶答問中。（事在戊戌年）踰五年（謂壬寅）先生沒，壬子秋，余尋諸友舊盟，奉澹園焦先生教，語及先生。焦先生因出先生遺書示余，書皆未經傳布者。余得書甚喜，……亟付陳大來氏，壽之梓。

——余永寧李卓吾先生遺書小序

熹宗天啓五年乙丑

九月卓吾之書焚禁。

九月西川道底御史王雅量疏中有：

李卓吾年譜

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

——日知錄卷十八引

之語，足見當時卓吾底書籍是被焚燬，而被禁止發賣的了。

補 遺

余昨冬草李卓吾年譜既竟，偶得借覽傅芸子（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君之令弟惜華君所藏之李氏遺書。遺書分上下兩卷並附錄一卷，其首有萬曆壬子（四十年）季冬新安余永寧之序，並陳大來之序。陳序謂書中資料出自焦竑。上卷收輯卓吾與諸友之書牘，下卷收輯雜著門之文章二十餘篇，詩門之詩約六十篇。附錄則收輯卓吾之遺書，各同志弔祭卓吾之誄文，袁中道所撰之李溫陵傳，馬經綸當卓吾事變發生時與京中諸官之書翰，丘坦之卓師墓碑書并有感四絕。此書關於卓吾之事蹟，有諸種貢獻極大之材料；故舉其如下若干條為年譜之補遺。

——昭和九年（民國廿三年）七月三日誌

一、關於去滇前後事情者

卓吾之為姚安太守，時為萬曆五年丁丑。同六年，七年，八年在任。八年辭官，九年到黃安。論到當時辭官時候

李卓吾年譜

底心事，則其與焦弱侯第二十三書言之甚詳。說辭意是起於顧養謙入京時；從那時起便閉門卻掃，又走雞足山。辭官得了許可之後，仍優遊於雲南山水之中者，乃是要等養謙南歸而和他再會。再會之後到貴州烏撒。聞養謙轉任為浙江少參，復留烏撒再等一個多月，要一起方舟下瀘州，戎州。當時優遊於雲南者，並不是戀戀於辭官；那時的心境連他底妻子也不能說，顧養謙也不能察知云云。（以上大意）這書信裡稱顧養謙為中丞，那便是萬曆二十二年左右所撰的證據。又，卓吾與焦弱侯第一書中，所謂閉門者，是在萬曆八年三月裡；離開任地，是在七月初。

卓吾到黃安的時候，耿定向給他寓居在天窩。（天窩當是定向宅中別館之名。定向底觀生紀裡又有『天窩僧舍』之語，或者是修葺僧舍而為別館）其與焦弱侯第九書想是萬曆九年之作，書中有謂『侗老（定向）為我築室『天窩』甚整，時共少虞，柳塘二丈老焉。絕世塵，怡野逸，實無別樣出遊志念。蓋年來精神衰甚，只宜隱也。』還有第十書，雖不知道是那一年作的。裡面說，『天窩住勝，可以終身；弟意已決，兄（指焦）倘能再遊不？恐會試期迫，不能爾也』。由此看來，卓吾曾安住過『天窩』甚明。

二．關於麻城生活者

卓吾和耿定向二人感情上的疏隔。是在萬曆十五年丁亥；但他遊麻城之事，却在此以前即已有之。因為他在十二年七月耿定理死後，便已動了去黃安之意。由下面這封給焦的信推定，信是萬曆十三年乙酉之六七月間寫的，他說：

李卓吾年譜

自去秋八月(十二年)定林到此(黃安)，得接翰教，今十餘月矣。(即今十三年之六七月)……定林自到此，便住天中山。……此間自八老去後，(八老謂定理，去者謂其死)寂寥太甚，因思向日親近善知識(善知識指定理)時，全不覺知身在何方，亦全不覺欠少甚麼。相看度日，真不知老之將至。蓋真切友朋，生死在念，萬分精進，他人不知故耳。自今實難度日矣。(以上謂定理死後之寂寞)去年十月，曾一到亭州(亭洲爲麻城之古名)，以無館住宿，不數日又回。今年(十三年)三月，復至此中(此中指麻城)，擬邀無念，初入地菩薩，曾永庵，向大乘居士，泛舟至白下，與兄相從，偏參建昌西吳諸老宿。重念龍溪老沒矣，(事在十一年冬)近老亦老矣，五臺老不知仕止如何。……兄以蓋世聰明，而一生全力，盡向詩文章聖場中，又不幸而得力……；于死生念頭，不過一分兩分，微而又微也。如此，又當處窮之日，未必能爲地主，是以未決。所幸菩薩不至于窮，有謝塘老，以名德重望，爲東道主，其佳婿曾中野捨大屋以居我。友山兄又以智慧禪定，爲弟教道之師。……此夏當從此度日。

——卓吾與焦弱侯第十三書

由此得知他遷居麻城底動機與麻城地方那些爲他後援者底情況。後來他果然於十六年秋遷徙到麻城底龍潭去住了。

卓吾要使他底夫人黃氏歸鄉時，曾費一番苦心。下面的信是他十六年徙居龍潭之前寫的，足盡其心境。他說：
弟欲就兄終老，此心未嘗頃刻忘；直以賤內日夕欲歸

李卓吾年譜

，故爾遲遲未決。計室人若果回歸，弟以單獨入秣陵決矣。若肯聚此，弟則乘春暖時一遊，與兄暫會，然後從浙江江西謁羅近老，然後歸楚。如此則庶不孤室人之望，而弟亦得有道之歸。蓋室人歸意雖切，然終欲弟同行，又欲弟同歸終老，此雖室人未曾言，然弟固知其必如此耳。此如何可從，亦又如之何肯從之乎？

——卓吾與焦弱侯第十七書

三• 關於論學者

關於論學的文章，是論三教及宋明儒學的。論三教而辨其異同曰：儒者輕視富貴，道者當它是污穢的，釋者當它是穽網，這是其異點。然而，聞其道以出世則一也。孔門自顏回以後，沒有以聞道爲心者，士大夫中也沒有一個是富貴不能移的。

况繼此而爲漢儒之附會，宋儒之穿鑿乎？又况繼此而以宋儒爲標的，穿鑿爲指歸乎？人益鄙而風益下矣。無怪其流弊至于今日，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卓吾三教歸儒

這樣痛擊世儒。又諷刺世之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手段者，而以自己底剃頭爲真求道者。他說：

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爲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爲，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

李卓吾年譜

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耻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爲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爲，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以不講道學矣。今之欲真實講道學，以求儒道釋出世之旨，免富貴之苦者，斷斷乎不可以不剃頭作和尚矣。

——同上

這篇文章一定是十六年秋落髮以後之作無疑。

論宋儒說：

周濂溪非但希夷正派，且從壽涯禪師來。分明宗祖不同，故其無極，太極，通書等說，超然出羣。明道承之，龜山衍之，橫渠，豫章傳之。龜山，延平復得豫章親旨，故一派亦自可觀；然攙和儒氣，終成巢穴。獨橫渠心雄志烈，不怕異端名色，直從葱嶺出路。慈湖雖得象山簡易直截之旨，意尚未滿；復參究禪林諸書，蓋真知生死事大，不欲以一知半解自足已也。

論明儒說：

至陽明而後，其學益大，然非龍溪先生緝熙繼續，亦未見得陽明先生之妙處。此有家者所以貴於有得力賢子，有道者所以尤貴有好得力兒孫也。

龍溪先生，非從幼多病愛身，見得此身甚重，亦不便到此，然非多歷年所，亦不到此。

若近溪先生，則原是生死大事在念，後來雖好接引儒生，播着論語，中庸，亦謂伴口過日耳。故知儒者終無透徹之日；况鄙儒無識，俗儒無實，迂儒未死而臭，名儒死節徇名者乎？最高之儒，徇名而已。心齋先

李卓吾年譜

生是也。一爲名累，自入名網，決難得脫。以是知學儒之可畏也。

心齋先生之後，雖得波石，然實賴趙老篤信佛乘，超然不以見聞自累。近老多病怕死，終身與道人和尙爲侶，日精日進，日禪日定，能爲出世大英雄，自作佛作祖而去，而心齋先生亦藉以有光焉故耳。

今所未知者，陽明先生之徒，如薛中離之外，更有何人？龍溪之後，當何人以續龍溪先生耶？若趙老則止有鄧和尙一人；然鄧不如趙，然亦非趙之所開悟者也。

何心老英雄無比，觀其羈絆縲紲之人，所上當道書，千言萬語，滾滾立就，畧無一毫乞憐之態，如訴如戲，若等閒日子。今讀其文，想見其爲人，其文章高妙，畧無一字襲前人，亦未見從前有此文字。但見其一瀉千里，委曲詳盡，觀者不知感動，吾不知之矣。

——卓吾與焦弱侯第十八書

這是他論學底大畧。他更繼續論何心老（即何心隱，亦即梁汝元）說：

奉去二稿（其一爲焚書中的何心隱論）亦畧見追慕之切，未可出以示人，特欲兄知之耳。蓋弟向在南都，未嘗見兄道有此人，兄豈不足之耶？抑未詳之耶？若此人尙不足，天下古今更無有可足之人矣；則其所足者，又可知也。

這般深表傾倒之意。那書翰大概是萬曆十六年夏間作的。

李卓吾年譜

四· 關於所著之書者

萬曆四年丙子從天中山寄給焦竑的第五書中，有『讀史數十篇，解老一卷，狂狷論一篇』之目，『讀史』大概就是藏書底史論吧。可說是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之作的，在與方訥庵書裏有『征途與共一冊，讀孫子十三篇，讀楊升菴集五百葉』之名。其文曰：

弟自二月初，回湖上之廬，（這信若是癸巳作的，那末年譜裏所說初夏歸龍湖者，當訂正爲二月。）即欲附一書奉慰。……征途與共一冊，是去冬別後物，似妥當可觀，故久欲奉，不能得幸。今春湖上纂讀孫武子十三篇，以六書參考，附著於每篇之後，繼之論著，果係不刊之書矣。夏來讀楊升庵集，有讀楊升菴五百葉。……餘瑣瑣別錄，或三十葉，或七八十葉，皆老人得意之書，惜兄無福，與我共讀之也。

——卓吾與方訥庵書

與焦弱侯第十七書大概是萬曆十六年徙龍湖以前之作，書中有湖上語錄之名。他說：

湖上語錄，由無念從傍錄出，弟以其人好事，故不之禁，又不知其遂印行，且私送兄與訥庵也，可笑，可笑。

與焦弱侯第二十一書大概是從麻城寄的，其時期雖不明白，但書中有云：

焚書五冊，說書二冊，共七冊，附友山奉覽。乃弟所自覽者，故有批判，亦願兄之同覽之也，是以附去耳。外坡仙集四冊，批點孟子一冊，並往請教。幸細披

李卓吾年譜

閱，仍友山還我。……水滸傳批點得甚快活人。……西廂，琵琶，塗抹改竄得更妙。……李氏藏書中，范仲淹改在行儒，劉穆之改在經國臣內亦可。此書弟又批點兩次矣，但待兄正之，乃佳。

又說：

弟死，書無交閱處，千難萬難捨。不肯遽死者，亦祇爲不忍此數種書耳。有可交附處，卽死自瞑目，不必待得奇士，然後瞑目也。

卓吾對於藏書，自信甚篤，其與耿子健書（作之年月未詳，約在萬曆二十四丙申秋以後）曰：

藏書收整已訖，只待梅客生令人錄出，八月間卽可寄弱侯再訂，一任付梓矣。縱不梓，千萬世亦自有梓之者。蓋我此書乃萬世治平之書，經筵當以進讀，科場當以選士，非漫然也。

卓吾之叙老人行當是萬曆二十六年春之作，文中有云：

至坪上，則有道古錄四十二章書。至雲中，則有孫子參同十三篇書。至西山極樂僧舍，則有淨土訣三卷書。……又有坡公年譜并後錄三卷。陳正甫約以七八月余到金陵來索。又有藏書，世紀八卷，列傳六十卷（通行本藏書僅六十卷），在塞上日，余又再加修訂，到極樂卽付焦弱侯校閱，託爲叙引以傳矣。今幸借弱侯聯舟廂過（爲二十六年春之事），舟中無事，又喜朋盍，不復爲閉戶計矣。括囊底，復得遺草，彙爲二冊，而題曰老人行，不亦宜歟。

這是他晚年著書底大要。

李卓吾年譜

馬經綸誠所記他人所刻卓吾底書說：

海內傳先生刻書；若陝西刻南詢錄，長蘆刻龍溪集，徽州刻三教品，濟寧刻道學鈔，永平刻道古錄，山西刻明燈錄，此皆素與先生不相識面之士夫，喜其書，而樂梓之，先生不知也。又况書坊覓利之人，見其刊之獲厚賞也，每竊得先生抄稿，無有不板行者矣。總計先生平生著述，見刊傳四方者，不下數十百種。

——馬誠所與李麟野都諫轉上蕭司寇書

可謂盛矣。

五·遺言

年譜裡已經說過，卓吾於萬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自刎，於二月五日曾豫草遺言。收在李氏遺書底附錄頭上。錄出如下：

李卓吾先生遺言

春來多病，急欲辭世。幸於此辭，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難事，此予最幸事，爾等不可不知重也。儻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爲闊，如是長矣；然復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蓆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我心安焉，即爲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於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雖馬誠老能爲厚終之具；然終不如安予心之爲愈矣。此是予第一要緊言語。

李卓吾年譜

我氣已散，即當穿此安魄之坑，未入坑時，且關我魄於板上，用子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單，總蓋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纏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開門時，寂寂擡出。到於壙所，即可粧置蘆蓆其上，而板復擡回，以還主人矣。既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橫閣其上，閣了，仍用蘆蓆五張，鋪於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築實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爲卓吾子之魄也。周圍栽以樹木。

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園書之，想彼亦必無吝。

爾等欲守者，須是實心要守。果是實心要守，馬爺決有以處爾等，不必爾等驚疑。若實與予不相干，可聽其自去。

我生時，不著親人相隨，沒後亦不待親人看守，此理易明。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遺言。幸聽之，幸聽之！

聞之陶子，曰，『卓老三月遇難，竟沒於鎮。撫蘆司疏上，旨未下，當事者掘坑藏之。深長闊狹，及蓆纒蓋等，詎意果如其言，此則豫爲之計矣。誰謂卓老非先見耶？敬錄之，以見其志。』

後學陳邦泰大來甫書

改正錯誤

這幾篇文章本來寫得很潦草，那已經是罪過了；印刷時又加上誤刊，不是更罪過了嗎？『印書有錯字本已不好，不過錯得不通却還不妨，至多無非令人不懂罷了，倘若錯得有意思可講，那更是要不得。』周作人底罪人說得對。現在將重要的誤刊列表如下：

刊 誤 表			
頁	行	誤	正
1	3	等二卷	第二卷
3	25	既無知己	既無知己
4	1	已者	己者
8	24	在袁中郎)	在袁中郎(
9	14	像代人	像近代人
16	1	上文說過了	上文說過：
16	25	說。	說：
19	10	水滸西廂	將水滸西廂
26	12	手因	乎因
26	24	便爲出自聖人	便以爲出自聖人
28	10	大言不愧	大言不慚
34	8	那麼	那麼
39	14	平倭寇有功	平賊寇有功
42	6	友而歸	友而師
48	4	不如日本	又如日本
50	8	便如愚不般	便如愚一般

福建文化投稿簡約

1. 本刊除由會員撰稿外，並歡迎外稿。
2. 投稿務須繕寫清楚，並用新式標點。稿紙忌寫兩面。
3. 文體不拘，語體文言均可。
4. 本刊對於原稿有修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5.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預先聲明，並附足郵費者除外。
6. 來稿經登載後，酌以本刊若干冊為酬。
7. 稿末請註明通訊地址。
8. 投稿請逕寄福州協和大學朱維之。

編後語

編了這一期專號之後，要說的話，只有三句：

1. 李卓吾年譜是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鈴木虎雄博士編的，載在支那學第七卷第二三兩號；觀其內容，鉤心鬪角，知道他是下了許多苦工才編出來的。譯者在感謝之餘，不能不抱歉，因為翻譯的時間只有一禮拜，譯文未免潦草了。
2. 本期校對事宜，多勞楊樹芳先生幫忙。不過校書如掃落葉，難保完全不錯。本期刊錯的字已經列表改正了，如仍有錯，那只好請讀者原諒了。
3. 張錫祜先生已經允許為本誌作一篇於卓吾的文章；可是因忙，結果未見交來，頗為可惜。

福建文化

第三卷 第十七期篇目

談談福州的俗曲	陳希誠
從福州歌謠中找出福建原始文化之社會制度形式	張增齡
福州歌謠六首	鄭仲孚
福州情歌四首(附譜)	愛斯齡女士
福州童謠二十一首	邱清濂女士
永泰歌謠十四首	陳瀛
莆田風俗斷片	上里村人
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所見福建方志	金雲銘
閩江之內河交通	張福安
福建之鱸魚	甘景鎬
福建物產表(菜類)(蔬類)	郭毓麟
洛學道南系的淵源	李兆民
鄭成功事蹟考	楊樹芳
唐代福建女詩人——江妃	鄭益士
歐陽詹作品研究	梁孝瀚
五代時福建女詩人——陳后	鄭益士
余澹心及其王翠翹傳	張錫祐
胡國安傳畧	郭毓麟
夏午尼氏道統一三教度世大宗師傳畧	楊樹樑
福建文化研究會職員會議紀錄	

特價二角：預定全卷者不另加

總發行所：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